

# 副產品

(文雜，文散，詩)

著 陵 平 玉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品 產 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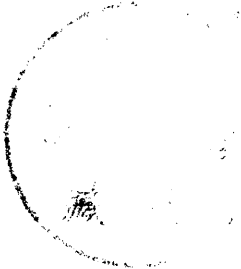
(文雜，文散，詩)

著 陵 平 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7078



行印館書印務商

~~4599577~~

## 副產品

——以此代序，及本書的命名——

我從事於文藝的習作，差不多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了；可是，關於寫作的技巧，並說不上有什麼心得，經驗，更談不到有近於新發明一般的真理。這情形，我在每一篇小說，每一個劇本，及每一首詩歌，散文的寫作過程中，那種「辛苦艱難，備嘗之矣」的慘況，就不難有一個自知之明，證明我絲毫沒有受到二十年來所儲蓄的心得和經驗的幫助；正同一個多產的產婆似的，當每次臨盆時，所熬受的苦痛，依然同第一次一樣，決不會由於多產幾個孩子，自以為有了生產的心得和經驗，便能減少些苦痛。一個作家對於自己的作品，不論是好是壞，總是熱愛的，猶之不問孩子成不成器，總是不忍其夭折和散失的，就因為曾經飽嘗過一番生產的苦痛。

『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大家都在嚷；但所謂偉大的作品，到今天抗戰整整七年，已邁入第八個年頭了，據說，還是沒有。收在這集子裏的詩，散文和雜文，自然不算是偉大的作品，我們的讀者，批評家們斷不肯廉價的批准。算什麼東西呢？讓我勇敢而坦白地自陳吧！這些都是催生的編輯先生們逼着我提早流產的『渺小的副產品』。

當批評家的天秤尚未確立，擺妥以前，我不願把此刻的文藝作品，搬上靠不住的天秤，研究誰重誰輕，誰是偉大，誰是渺小，這真是『吃力不討好，勞苦而功不高』的苦差。不過，我

倒頗想順便談談所謂『偉大與渺小』的區別法。

我覺得配稱是偉大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字數最多，最冗長，印成冊子時，最精製，最厚重的作品。『厚重少文』的性格，尚不失為具有君子風的人物。至於『厚重少文』的作品，却不是偉大的作品。這就是說，我們還是要考察作品的內容，是否有意義？能否代表一個時代的主潮，把握到一個中心問題的要點，提出了適切解答的方案？是否能刻劃人性？創造典型的人物？像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羅曼羅蘭的藏克利斯端夫……譯成中文，都是百多萬字的作品，可是，牠們偉大的因素，並不由於冊子的厚重。都德，莫泊桑，柴霍夫……寫下的短篇，傳至今天，也沒有因為短小而消滅。盧梭的懺悔錄是不朽的作品，然雨果的歐那尼序言，祇是一篇短短的論文，在文藝史上一樣有地位，這原因，是說明了這些作品的內容，能使人類的文化從死去的舊時代，躍進另一個新生代的緣故。

總之，作品偉大與否的天秤，在內容，不在形式，更不在數字的多寡，篇幅的長短。

我爲此言，決非爲我的『副產品』辯護其短，乃是奉勸一般擅長於運用詩，散、雜的文藝形式，來表現內容的作家們，但須明白還是由內容來決定形式的。

詩、散、雜的文藝形式，不是副產品，批評家們已在文藝史上固定了牠們的寶座。我因爲不擅長運用這些形式，習作的機會特別少，雖然是流產的作品；但流產的作品，都是難產的，流產的孩子，做母親的往往比『瓜熟蒂落』的孩子，還要憐惜；所以我七年來僅有這一點點的收

穫，是不願任其散失的。同時，名之曰詩，散，雜，是我自己的薦稱，我不知道究竟像不像，便又替牠們取一個名堂。叫作『副產品』。

自古以來的作家，發財的不多，尤其是當代的作家，他們一無『生財之道』，既不會像一般奸商似的，把過剩的游資，囤積居奇，昧着良心坐視大家拼命愛國，兼保護他們的家，而他們專在國難中做亡國的勾當和燬滅大家的家；又不熟悉處世接物之道，把人與人的關係，敷衍得頭頭是道，把自己擠進「大夫士」之列，他們生活的來源，不能不遷就編輯先生們的囑托，寫一些在銷路上較有把握的東西，因為這樣，像我那些流產的「副產品」，似乎多產了一些，倒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是，不什麼要緊，反正現在是『副產品』盛行的時代，舉例言之，大家喊節約，節約，結果是把節約的錢，儲蓄自己的荷包裏；人人都高呼『國家至上，國家至上』，而有些人仍舊是家至上而國還是至下；『到前線去！到前線去！』事實上祇有觀光名士，很少自動參加殺敵的鬪士；『出國深造！出國深造！』結果是祇見出國，不見深造；我們鼓吹男女社交公開，足有三十多年了，到今天還是交而非社，開而不公……算了，不必再囉嗦了！你還不相信我們的副產品，正在積極增產嗎？這樣說，多產一些文藝的『副產品』又有何傷呢！唉！中國的生產雖然落後，自有這些『副產品』生生不已的！

# 目次

短序——副產品	一
第一輯 詩	一
希臘頌	一
英勇的南斯拉夫	七
敬向美利堅控訴	一
送赫德里區進墳墓	一四
太平洋暴風雨	一七
病中欣逢湘北再度大捷	二〇
詠萬人塚	二四
半路	二七
冬夜	三〇
第二輯 散文	三二
月下渡江	三三
生命的琴弦	三六

山野話	四〇
雨重慶之夜	四三
秋陽	四六
熱浪	四九
地上的界限	五二
誇張與真實	五五
第三輯 雜文	五九
釋『孤注一擲』	五九
答客難	六二
『滾釘板』主義	六六
我們的劇連	六九
三代以下	七六
藝術的低級趣味	八〇
關於『搶救國文』	八三
超功利主義	八六
讀徐悲鴻之畫	八九

學院風的藝展……………九三

『舊瓶裝新酒』論……………九六

偉大作品的標準……………九八

嚴重的侮辱……………一〇二

藝術有用論……………一〇六

漫談小說創作……………一一〇

幾個舊課題的新發現……………一一五

兒童需要的禮物……………一一九



# 副產品

## 詩（第一輯）

### 一 希臘頌

狂暴的腥風，  
激盪愛琴海的怒潮，  
燃起古希臘光榮的火炬，  
和白晝一般照耀。  
英雄們承襲斯巴達的餘暉。  
乘着埃契兒 Eschile，亞歷山大，蘇格拉底的威召，（註1）  
站在班都斯山峯上大聲呼號：  
『戰！戰！爲自由而戰！』

年青的希臘要從血火中鑄造！』

這哲人誕生的故鄉，

四季爭奪馥鬱的花香，

魚鱗般的白屋，

反映向西的斜陽，

隨處都是碧綠的橄欖，

一個國，像一個花園，一個恬靜的家。

美麗純潔的岩石，（註二）

挺立在千層的危崖上。

希臘！胚胎真理的母親！

哺育文明的搖籃！

當你沉默的時光，

擺倫爲你抽吐血染的哀絲；

人們忽又競誇你的名字，

我歡喜得如重溫荷馬的敘事詩。（註三）

你的智慧，你的愛，你的光，

拖着時代的車輪，

從黑暗的地獄，

滾向光明的天堂；

教人類剝下原始的榛莽，

穿上裝飾人性的服裝。

希臘！你不會滅亡！

你永遠牽掛人類殷切的期望。

法西斯的妖魔，如今，

給強權，妄想，醉迷了心，

他要放一把火，

燒燬人類最高的智慧，

踐踏藝術，真理，和平，

他鞭驅一百萬吃人的野獸，

向文明的古邦橫肆侵陵。

最初，我是捧着一顆悽惶的心，

默誦希臘哲人留傳的聖經，

曾否把強毅不屈的精神，  
鑄成萬古不磨的自由魂？

今天，愛琴海濱的英雄們，

攻下科律薩了！

不論在陸地，在海上，

在桑蒂瓜蘭達，

那卑賤無恥的侵略者，

第一次服從他們主帥的命令，

『一律向後總退却。』

雅典再發出興奮的信號：

『打進阿京地拉那，

熱烈慶祝耶穌聖誕。』

法西斯的喪鐘響了！

希臘的國旗，從班都斯山峯，

插到科律薩市政府的屋頂。

妖魔們在暗角裏啜泣，

自由人在白日下凱歌遊行。

人類又獲得新的證明：

時代永遠前進！

真理如松柏長青！

這不是現代史的奇蹟，

是人性終於消滅了獸性！

金髮的弟兄們！

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伙友，

同扛着笨重的使命，

要把血寫的歷史東西輝映。

我們攜着手前進！並着肩前進！

當勝利愈近，

也許更要艱困，

比什麼時辰都要苦悶，

比什麼時辰都要昏沉；

但我們堅信，

是天要黎明的象徵！

親愛的伙伴們！

再熬過這剎那的時辰，

加緊清掃法西斯的潰軍，

不要讓他們有片刻的喘息，

不要把機會留給他們。

快衝過阿爾巴尼亞的國境，

向法西斯的心臟進兵！

全世界的人類都瞪大了眼睛，

急等着聽你們最後的吉訊，

特別是共患難的我們，

都準備把最真摯的熱情，

贈獻同爲自由而戰的十字軍。

一九四〇 十一 八。

(註一) 埃契兒 *Ephele* 爲希臘最有名的古英雄，曾擊敗波斯人的入侵。

(註二) 希臘以產美石著名。

(註三) 荷馬的史詩 *Epic*，係歌誦希臘古英雄的戰蹟。

## 一一 英勇的南斯拉夫

從匈牙利平原，

伸展到愛琴海，從奧地利又

綿延到亞得利亞海，

這一塊美麗的田園——南斯拉夫

是克洛特，斯洛文，歷史上有名的

塞爾維亞合建的新土。

你們掀起第一次世界的巨浪，

威廉大帝煊赫的威望，

就此默默地死亡。

正當世界混沌的時刻，

你們的國魂將宣告入墓的典禮，

大羣愛國的民衆們

又擁擠在伯爾格來德街道上，

瘋狂地怒吼了，

你們黯淡無色的國徽，

在自由天地中發出燦爛的光輝，

慷慨赴難的高歌，

激動希脫來的虎鬚，

在憤怒中起抖，

這大聲音驚碎莫索里尼的心，

驚碎一位東方觀光者的心（註一）

這大聲音喚起的回應，

是全人類忠摯的同情。

年青有爲的小彼得，（註二）

代表光明自由的精靈，

是你們民族的救星。

你們的姊妹之邦，（註三）

像得着一個空前的勝利，

也在興奮，慶賀，大遊行；



趕快策動浩蕩的雄師，  
參加自由，神聖的戰爭，  
和你們的友軍並肩挺進！  
向羅馬挺進！  
向柏林挺進！  
折斷魔鬼的軸心！  
今天早晨，  
歡悅的消息伴隨太陽上昇，  
人類都捧着不同又字的新聞，  
爭看你們勝利的戰訊；  
但不知那一位新來觀光的小伙伴，  
在希脫來的宴席上，  
在利賓特洛甫接待的賓館裏，  
將作如何感想？  
如果『希脫來，戈林，郭培爾……這些怪物，  
真被這個小孩子揮倒了』，（註四）

你十三世紀紙糊的屏風，（註五）

還能擋得住什麼呢？

還能擋得住什麼呢？

三〇、四、十六。

（註一）日寇代表松岡赴蘇德遊說。

（註二）小彼得是南斯拉夫的元首，年青有爲，毅然抗德。

（註三）希臘人承認南國是姊妹之邦，同爲反抗侵略而戰鬪。

（註四）係美國羅斯福總統的話。

（註五）松岡把日本十三世紀的屏風奉獻給史太林。

### 三 敬向美利堅控訴

#### (一)

美利堅！睜開你的慧眼！

你的主敵在那裏？在太平洋上！

東條說：『東京並沒有發過一次警報呢！』

是多麼驕傲刻薄的中傷！

#### (二)

美利堅！全人類給你的大聲音震耳欲聾了！

你決不會忘記珍珠港的恥辱的。

你的國旗，從沒有染過污點呵！

你決不會忘記珍珠港的恥辱的。

#### (三)

現在，應該是你怒吼的時候了！

莫讓海盜們得意忘形，

撕去他們粉刷野蠻的文明，  
看他們顯出蝦夷小醜的原身。

(四)

美利堅！千萬不能再延遲了，  
延遲了一刻，要千倍的時間才能趕上呢！  
如果滑走一個發動的機會，  
要萬倍努力才能挽救呢！

(五)

美利堅！民主國的兵工廠！  
我們同盟國的大本營！  
誰聽到海盜們正在耀威菲律賓，  
誰都是說不出的憤恨？氣悶。

(六)

光明強大的美利堅！  
究竟聽他們放肆到什麼時候呢？  
還容許他們再前侵嗎？

他們已侵入馬尼刺呢！

(七)

全人類期待的時刻、夠長久了！  
我們都聽到你喊出洪亮的聲音了！  
偶然的小挫，在你算什麼呢！  
我們立待你發揮排山倒海的力！

(八)

美利堅！睜開你的慧眼！  
你的國旗，從沒有染過污點呵！  
海盜們又在虛誇勝利的消息了！  
你的主敵在那裏？在太平洋上！

一九四二、一、二二。

## 四 送赫德里區進墳墓

(一)

赫德里區！你，希脫來瘋狗的爪牙！  
你！在捷克製造了多少罪惡！  
爲你慶幸，你作惡的生命，  
已早希脫來宣告結束了。

(二)

侵略者預擬的美夢，  
似溪河的浪花忽然消溶；  
征服弱小的歡悅，飄過去，  
像飄過一陣輕微的風。

(三)

絕望後的苦悶，  
比喝了一杯毒酒還要沉重。

朦朧中，他看見自己可怕的明天，  
尤淒怖於赫德里區射穿了的胸。

(四)

真是呵！那太像註定的命運了！  
侵略者一切的勝利，最終是隕滅。

他們正在狂殺捷克人爲了抵償赫德里區的命！  
但總有一天，把日耳曼人加利償還被損害者的命！

(五)

六月的熱雲，降下暴虐的冰雹，  
顛覆世界的自由和幸福，  
像摧燬一朵艾荷的幼芽，  
牠要把人類盡懾伏在淫威下。

(六)

單是爲了赫德里區，無辜的捷克人被殺了一千零六個！  
還要勒迫全體捷克人送他進墳墓。  
捷克人都含着血淚，叫出亘古的悲聲，荷……荷……荷荷，

走一步，拂一下衣袖，唱一句欽定的輓歌。

(七)

天亮了，反抗的力，已從迷夢中醒覺，  
奴隸們不是永遠踏在腳底的石子泥沙！  
他們都轉動着眼，握緊了拳，渴望着光，  
反正奴隸們的血，更多於石子泥沙。

(八)

捷克人站在赫德里區墳場，  
在嚴酷的寂靜中，默痛國殤。  
他們想：遲早總還是他們來芟草，播種，收稻吧？！  
就在曾被瘋狗的爪牙踐踏過的土地上。



## 五 太平洋暴風雨

『號外！號外！號外！』

太平洋暴風雨，

從大西洋彼岸，

全世界每一個角隅，

剎那間，閃電似地，傳遍山城。

人們都從睡夢中驚醒，

迎接冲散滿天大霧的黎明。

從此，整個的星球，

除了嗜血的東方海盜，

納粹匪首希脫來，

原始臭虫意大利法西斯蒂，

都是共患難的同胞兄弟。

我們一切都已決定，

要挽救人類的命運。

從此，多放一粒子彈，

就打散了一層魔障，

就揭開了一重光明，

我們愈打愈光明，

讓黑暗永遠消逝吧！

展開我們的鐵陣，

在陸地，在海上，在空中，

捕捉兇暴的敵人。

猛射吧！大砲，白砲，馬克星機關槍！

狂擲吧！手榴彈，炸彈，燒夷彈！

張開呵，鐵鳥的翅膀！

震響呵！全世界捕盜的警鐘！

我們要：

爲千百萬死難者報仇呵！

星夜營救憔悴於虐政的兄弟們呵！

打開匪徒們的牢獄之門呵！

從此，障隔全人類心理的牆壁完全拆除了！

地球：我們的母親！已張開了

慈愛的懷抱，

山岳闢成廣闊的道路，

無邊的洋海在歡笑，

築就了偉大的橋，

世界的兩極，立刻接近了。

兄弟們的手，快伸出來，快伸出來，

我們緊緊地握着吧！

世界自由的殿堂，

人類的正義與和平，

歷史上不朽的光榮，

建築在我們的手掌裏，

攔在大家的肩膀上，

維繫在我們的精誠團結上。

## 六 病中欣逢湘北再度大捷

夕照中，簾捲西風，  
傳來連珠似的炮竹聲，  
我振作久病不支的疲乏症，  
興奮地靠近危樓的窗櫺，  
見國旗插在家家的屋頂，  
呵！是湘北再度大捷的喜訊。  
城市，鄉村，每個人的心，  
泛濫着歡悅的捷音，  
可愛的孩子們，  
從沒有這樣歡欣，  
都張開玲瓏的小嘴唇，  
高歌多時輟唱的『義勇軍……』  
『起來！起來！』

小朋友！我是起來了！

民衆們都起來了！

慶幸我們的民族並沒有害病，

早就站起來了！

這不是偶然的興發，

是最後勝利的鐵證！

不論那一次戰役，

誰都沒有這一次放心，

我們今天燃放的炮竹，

還是第一次祝捷所餘剩，

再度祝捷的凱歌，

也不是昨天試作的新聲，

大家已把勝利的信心，

交付我們強大的國軍，

交付沉毅剛果的『湖南人』，

交付我們偉大的領袖，

交付指揮著定的薛將軍。  
在我寓居的近鄰，  
夕陽煊染幽暗的山陰，  
秋天不知名的野鳥，  
都睜開愉悅的眼睛，  
還有無數蒼勁的老樹林，  
也都在歡躍，都在舞騰。  
哦！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匪徒們，  
在我們的三湘七澤下葬了！  
是誰執行你們的死刑？  
南嶽的高松，青青，  
汨羅江水，平靜，  
都在悼惜你們拋棄年青的生命。  
但勒令你們侵掠自由中國的軍閥們，  
是不會憐惜你們的，  
他們必以恨我之心恨你們，

仇我之心仇你們，  
你們拋棄了生命，  
反變成軍閥們最痛恨的敵人。  
他們說：『是你們損失他們的威名，  
是你們不爭氣折毀三國的軸心』。  
唉！死不足惜的糊塗虫呵！  
在你們還不能以決死之心，  
認清你們自己的敵人，  
勇敢的中國十字軍，  
始終就有教訓你們的責任！

三一、十、三、

## 七 詠萬人塚

### 一

雨雪飄霏的隆冬，  
寇虜三次撞響滅亡的喪鐘；  
那高與山齊的萬人塚；  
對立在南嶽山下，洞庭之東。

### 二

萬人塚，血般紅，  
長使寇虜淚泉湧，  
侵戰者終被戰神鎖絆了腳踪，  
寒夜裏，梟聲淒咽繞青松。

### 三

骨灰同瘞萬人塚，  
永遠牽着島寇的創痛，



『八弦一字，東亞共榮，』  
都已做了殉葬的木桶。

四

你們這些被踐踏的微虫！  
任軍閥們當作廉價的玩具來戲弄。  
當他們繼續敲撞滅亡的喪鐘，  
你們已長埋在萬人塚。

五

一次，二次，三次了，  
怎不知還要敲響多少次喪鐘？  
添築多少個萬人塚？  
才能喚醒他們的迷夢？

六

前進罷！我們的英雄！  
爲了療治島寇的耳聾，  
讓他們可以聽到滅亡的喪鐘，

替他們添築無數個萬人塚。

七

萬人塚，血般紅，  
時在雨雪飄霏的隆冬！  
長使烏寇淚泉湧，  
永遠牽着烏寇的創痛。

八

前進罷，我們的英雄！  
憑作千秋萬世語戰功，  
且看來年春風裏，  
名山增勝，花樹開遍萬人塚。

## 八 半路

朋友，你是一隻孤零的海鷗，  
倔強地昂高你的頭，  
在險惡的浪濤裏遊。  
除非你自己感覺困憊，  
才寂寞地休息一回，  
任何可怕的遭遇，  
也不能迷惑你的智慧。  
昨夜，難得有這樣清平的月亮，  
我們漫步在空曠的原野，  
好風梳洗松樹的黑髮，  
野菊花爭吐醉人的芳香。  
且讓一個久經戰陣的老兵，  
放下用舊了的刀槍，

躲在你崇高的友情下，  
療治血淋淋的創傷。

真實的人生，是嚴肅的遊戲，  
不要使『機會』從手邊滑過！  
青春！這一條最短的垂直線，  
決不會像月亮一樣悠久。

摯愛的朋友呵！

此刻能瞭解我的，祇有你一個。

你說；『能原諒我的，也祇有你一個。』

在清平的月夜，

我拖着倦怠的瘦影，

送你到半路。

自己走自己的吧！

我不再送你了！

你也不必送我，

我認識要走的道路。

大家向着人生的最高峯，  
努力爬上去，爬上去，  
因為我們祇走到半路。

## 十冬夜

冬夜，海一般深了！  
吵鬧的風聲，  
反更加孤淒的靜。  
面前的羣山，腳底的大江，  
遮斷雲霧裏的鄉井，  
遮不斷渴望的心。  
綿長的時辰，  
是懷鄉者額上的綳痕，  
祖宗的墳塋，  
誰去存問？  
轉瞬又近年邊，  
蒼關到處暮烟，  
路疑無人收斂，

蓬蒿高出屋簷，  
場圃上怎還有飽食的雞，  
枯桑的枝頭飄飛撕似的血衣，  
日光暗淡清淒，  
剛照到窮僻的大地，  
又倏忽向西，  
噫！歲云暮矣！  
我漸感到冬夜的寒冷，  
天上看不見星星，  
樓下傳來打更的聲音，  
遠遠地活動山崗的路燈，  
隱約閃爍熟睡的荒村，  
借一搭朦朧的倦眼，  
望霧蓋滿山城，  
無限空茫的愁思，  
困憊着疲乏的身，  
我的心，像飛到雲霧外的鄉井。

此  
页  
空  
白



## 散文（第二輯）

### 月下渡江

清早起來，我就混雜在辛苦忙碌的人羣中，肩膀上也像壓着笨重的使命，在城市裏，僅憑兩條腿，上坡下坡，忽高忽低，跑了一整天的路。到夕陽掛在山脊上，才把預定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孤獨 走進一家冷酒館，屋子裏寂無人聲，祇有幾隻大頭蒼蠅嗡嗡地唱歌，館主人伏在櫃台上打瞌睡，我喊醒了他，叫一杯冷酒，坐在竹蓬敞開的涼蔭下，暫且擱下手提的布包袱，盡量把自己從彼此提防，忌妒中傷的世界裏，抽拔到幽僻的一角，默默地喝冷酒，靜看那些鈞心鬩角的人們，男的，女的，脚步套着脚步，懷着說不出的憂悶和渴求什麼的心情，在門前走過。我想起自己一整天也是這樣無效的奔波，不覺悲從中來，抱着同病相憐的惻隱，連乾了三大杯。酒呵！我的好友！我也有些感到生之厭倦了！全仗你加強我掙扎的勇氣，增添我在人海裏游泳的活力。我欣然地站起來，付了酒資，拍一拍身上的塵灰，把白天所接觸到的討厭的事，憎惡的鬼臉，竭力忘却，忘却得一乾二淨，單是保留最好的印象，攝住和善的面孔，愉

快地走出冷酒館；雖然馬路上依然擠滿了人，而我是旁若無人地走着，走着，一會兒，就走到過江的渡頭，待緩步踱下層層的石階，到嘉陵江邊，那清朗的圓月，爬到竹竿高了，江上閃爍着銀色的月光。

古老的木船，橫在江濱，等候晚來的渡江者。舟子們擊楫高呼，招攬匆忙的過客，我移動酸溜溜的腿股，運送自己到木船上，放下布包袱，把心坎的積愆，白天遭遇的一切，混和着肚底翻上來的痰唾，輕鬆地傾吐在岸邊。

船開行了，江上吹來清涼的夜風，我面對叢林深處的彼岸，似有燈火從茅屋中漏出；但給清朗的月光掩沒了。船在慢慢地前行，燈光，槳影，伴隨兩岸的虫聲，江心旋轉的急濤聲，山樓上憑窗奏彈的琴音，交織成夜之韻律。忽然，夜風裏飄來一陣桂花香，呵！那映照在碧浪上的銀輝，已是秋天的月色了！這美麗的嘉陵江上月，又使我把快要發霉的靈魂亮了一亮，照見我流水一般消逝的年華。

一根被樵夫們斫斷的枯枝，雖然遺棄在江上，雜居在敗絮爛草裏浮來浮去，原也會在春天裏萌過牠的新芽。春天是夢的季節，美的季節，花的季節，是的，都是的，像所有的人一樣，我也曾有過夢的，美的，花的春天的，我的耳際，也有人唱過柔和的歌聲，我的唇沿，也曾掛着芬芳的酒灑呢，可是，此刻是秋天了！在離亂中已經是第七個秋天了！我想起如許刻劃在流水上的痕印。可憐我從沒有今天的閒暇，想起如許值得留戀的痕印，這是我七年來第一次的回

憶呵！在蕭疏寥落的人生裏，容許我重溫冷卻的爐火，在月夜的嘉陵江上，還能悄悄地捉住回憶往事的剎那，誰能說不是人生難得遇到的幸福呢！

這時，年青的舟子，半閉眼睛，習慣地打着槳，打起平靜的浪花，撕碎江底的雲影，夜空更靜寂了，我疲乏得想睡，真不以爲就在沿江一帶寂寞的叢山外，正是人頭攢動，燈光照耀的鬧市呢！

我與鬧市漸離漸遠了，待月光斜射到對岸的山峯時，我又靠近了另一個岸邊，岸上的喧嘩，煩擾，口角鬪毆聲，無情地粉碎我書似的回憶，我被迫着必須奮勇地重衝入可怕的『現實』。

月光下，抱着無限蒼茫的情懷再回一回頭，那對岸的山峯，嘉陵江上的明月，在明月下泛一葉的孤舟，却是我新添的回憶中的畫，畫一般的回憶。

## 生命的琴弦

又是五月了，別離經年的白頭翁，不知誰給牠們消息，每到清晨，便來到門前的櫻桃樹上，啄食新鮮的菓子，牠們知道櫻桃熟了！

當黎明的陽光，慢慢地從南山的腳底爬起來，直射進我的臥房時，就有一羣小歌手，在這裏舉行音樂會，吱吱咕咕的歌聲，驚醒了我，我披衣推窗，「啊！你們又來了，白頭翁！我在去年的今日，曾經見過你們，聽過你們的歌聲呢！」

你們的歌聲，激起了宇宙間生命的琴弦，在暮春的五月天，大自然的旋律，是和協的。我屋後的一片葱蘢的樹林，枝葉披散，也在黎明的曙色煊染下，表示溫柔的微笑，牠們並沒有和我訂過互惠的密約，無條件的把氧氣交換我的炭氣，滿足了各自的需要。

知恩的白頭翁，儘是賣弄天賦的歌喉，停在櫻桃樹上，像小孩感激母親的乳汁似的，喃喃地唱着有聲無義的歌兒，這是一支感謝的樂曲，是感謝櫻桃的新鮮和甜蜜，感謝大自然的愛，感謝大自然給牠們一頓豐富的早餐。

清晨的池塘邊，生滿了清草，是一切昆蟲的村落，牠們都在這裏組織溫暖的家庭，大家都跟着太陽一同起身，到池塘邊來趕場，排洩，洗澡，喝茶，吃早餐，真是「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好一個理想的社會啊！假定沒有風，一切是那麼閒靜凝默的，你可以站在池塘邊，細聽生命的琴弦，正在奏彈『生之留戀』，歌頌着生命的成長，而每一隻在池塘邊跳躍着的小生命，牠們面孔上沒有憂鬱，沒有菜色，是充分地顯露着不可言說的快愉。

照例的，這些小生命，清晨是忙着趕場，忙着開音樂會。黃昏來時，如果在山脚下偷偷學習舞踊的流螢，已經畢業，牠們就要在疏疏密密的灌木叢中。開始盛大的跳舞會呢！

這幾年，我住在山中，在牠們舉行音樂會，跳舞會時，我是個『不速之客』，牠們沒有拒絕，也不會邀請，大家全無機心，很自然，很快樂。久已脫離『人叢』的我，已忘却應付的手腕和心計，驟然地又被迫要參加『人叢』時，決沒有像我在『樹叢』中參加牠們的集會，更能使厭倦的靈魂，得到『無關心』的休息，我反是懷着顫抖的心情，提防着他們將有什麼鬼計和暗算，阻礙我的脚步似的。他們也看不慣山中的來客，因為他們所歡喜的東西，所要追求的什麼，以及他們所僧厭的什麼，常和我完全不一樣。所以，當我的脚步，蹈進『人叢』時，無論男的，女的，不說話，也不招呼，都舉起了眼睛，向我望了又望。這視線使我心悸，也許，他們忽然看見山中的來客，也覺得有些奇怪，不協調，甚至可以說，也有些心悸的吧！

比如說，此刻在『人叢』中最為忙碌的事，是如何在沙灘上建立自己的浮譽，能誘惑一般愛虛榮的少女，如同夏天熱得發昏的蒼蠅，碰上這虛譽編織成的『蛛網』；能吸引許多急於要成名的青年，像長春藤的依附喬木的提拔，使自己也從地上托高起來，在高空自鳴得意，搖

擺軟弱的項頸。於是，這些人由於辛苦勞碌所換來的虛譽，有如許慕虛譽者愛虛榮者的擁護，就自信不是建立在沙灘上，而以爲打成萬古不朽，穩如磐石的基礎了。還有呢，他們之中，也有些是爲了增加財富的數目字，並且千方百計地支持財富的價值，耗盡了心血，費盡了籌劃呢！也有岌岌皇皇晝夜奔忙，想擴大掌握中的權力的人們，絕對不滿自己的現狀，總希望來一個新花樣，使自己也發命令，支配一切的一天，名正言順地到來呢！他們的生活，雖然無地不春風，到處有厚遇；但在久已離開『人叢』的我，也是看不慣這些的，我寧可生活在樹叢裏，那裏有天然的樂園，任你遊覽，大自然繪製的圖畫，供你欣賞，閒來無事，還可以參加鳴禽的音樂會，流螢的跳舞會，我就會坐在一株古樹下的石頭上，拍一拍衣袖的積灰，把塵慮盡量遺忘。洗淨了攝在我腦板上的底片，讓這些醜惡的人們，不遺留一點影子，我便抽出生命的琴弦，奏彈一曲，助助牠們的興趣，牠們的音樂會，跳舞會是不會停止的，而我已疲乏了，就靠着生命的琴弦，在樹陰下小睡一回，展開夢的界線，憧憬到那遙遠的自由幸福的「夢之天國」。醒來時，上天下地，孑然一身，拖着一個孤獨的影子踱回山中的舊廬。

這時候，夕陽在山了，都市裏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人們午夢方醒又要抖擻精神，開始爭逐忙碌了。我腦系中的「想像」在告訴我：此刻有許多人又在那裏困心衡慮，計算應付人家的策略呢！有許多人吃飽了飯，忙着找尋適當的消遣，排除睡前的時間，正在費盡考慮呢！有許多人已算是發現了出路，專心一志地在階台上，私家的舞場裏開始工作了，其中，也有少

數除外的不得其門的人，便百無聊賴地挾着情密的臂腕，到咖啡室，劇場，電影院坐坐，也算是在生活中一種正當的調節呢！如此諸般，就是人生，就是人生的意義。他們是何等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啊！在他們驕矜的狂笑中，是不會預料到天堂而對着地獄，歡樂的酒杯裏，飽和着毒液，美妙的形像，蘊藏着醜惡的內容，更沒有想到生命的琴弦，是脆弱的，牠會戛然而止的！到生命的琴弦，不能再彈奏你們自己譜的歌曲時，那些附和的人們，也就永遠不再唱你們的歌曲，永遠不再開腔了！

## 山野話

「人是多麼地可憐呵，他到底何求？」

在這蔚藍的，晴明的青天下面，

天地儘是如此寬大的呢！

然而憎恨與嫉妬爲何塞滿了人們的心？」

這是舊俄大詩人萊豪托夫的名句，他咀咒不公道的戰爭，痛恨那些迷信黷武主義的魔王，祇爲了討好寵幸的妃嬪，爲了在成千成萬的奴隸們之前，誇耀自己的威力，表示自己是替天行道的驕子，便無故與兵動馬，破壞人家平和的國境，燬滅人家繁榮的原野。把生長在人家國土裏有生命的東西，當作兒戲似的殺戮。這些魔王們，能把無量數的生命平白地埋進了墳墓，也算他們一手創製的傑作吧？但現在呢，他們自己也走進墳墓了！

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很可能由於氣候惡劣，求愛失歡，活得不耐煩，所發生的心理變態，遷怒到與他絕無關係的一切，鞭策瘋狂的奴隸羣，殺奔前去，使千百萬人頓時受難，千百萬人流離失所，千百萬兒童沒有父親，千百萬少女找不到丈夫，甚至使山崩海嘯，神鬼夜哭，天地爲之失色。然而，這在魔王們猶自以爲曠古未有的奇蹟呢！迨事過情遷，知道真相的人，都死



完了，他們就能招徠一些騙衣食的歷史家，詩人，門下士，捏造一巨冊遠征的戰史，或者像荷馬歌頌亞歷山大的英明神武似地寫下一篇長長的史詩，千百年後的孩子們，長大以後，都成爲這些史詩的讚美者和讀者，除了祇能體味到詩的旋律，詞藻的妙美，篇章的富麗堂皇之外，又誰能辨得出在字裏行間還潛藏着千千萬萬被殺害的奴隸門的血跡呢！

不過，像這種古老的手法，已不算是新穎的創作了，在史前的那些蠻野的酋長，長眠在金字塔底的昏庸的暴君，都如法泡製過了。想不到時至今日，希脫來，莫索里尼，日本的軍閥們，還在變本加厲地摹倣！是不是在現代文明中真還有獸性的遺留呢！

多數人都不知道魔王與英雄的區別，常把魔王誤作英雄，真是可嘆的事！我想在這裏下一個實確的註解：凡能使無辜者受害，受害的範圍愈廣，時間愈長的人，是魔王，凡能犧牲自己爲人類爭取自由幸福的人，才是英雄。因希脫來這一羣的作惡，全世界的活人，連天空的飛鳥，海底的遊魚，都不能安居，可憐這請示自由的魔鬼，在他們後面，那些揚武揚威，爲虎作倀的人，都是魔鬼。我雖沒有見過他們猙獰的面目，但當他們藏在祕密的洞窟裏，焦心苦慮，估計人家的弱點而謀兇毒的對策時，可憐無量數良善的民衆又要在他們預定的計劃中，準備破家蕩產了。這些葬埋在歷史裏的魔王，到今天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名姓，正相反，我們倒忘記有功於人類的英雄們了！難道我們是崇拜他們的戰功嗎？欽佩他們的殺人技術嗎？決不是的，我想還是永遠不忘記他們在當時製造的罪惡！

我們的祖先，受了他們的荼毒，就會祖傳父，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的傳下來，教後世永遠記着他們的罪惡，而必思澈底報復的。就是這些魔王和魔鬼能逃出當時受難者的報復，終於被『時代』的鐵掃帚肅清了以後，我們還是不能忘記他們毒害人類的罪惡呢？

夜深人靜，獨居山中，餓鼠爭食餘粒，明月偷窺破窗，愴懷世變，心煩意亂，爰伸紙舒毫作山野話。

## 雨重慶之夜

我住在重慶快近六個足年，七個年頭了，重慶給我的印象，還是模糊的，如果最後勝利的好消息，就在明天，後天，我使能長着翅膀，飛到故鄉的懷抱，故鄉的朋友們，定要團攏來，把關於重慶的種種盤問我，我將拿什麼回答他們呢！到今天，我對於重慶的認識，決沒有失去時效的重慶指南所收集的材料那麼豐富，在故鄉如有看過這些指南的人，他所知道的東西，一定比我多。在我回答他的問題時，也許會像一個老重慶似地校正我的錯誤的。

重慶是風暴中的燈塔，牠在驚浪駭濤的黑夜，放射強烈的光明，照着『同舟共濟』的人們，爭渡自由幸福的彼岸。住在這裏的人。都是全國各地的優秀，是專家，學者的薈萃之區，他們都各有指定的任務在奔波忙碌中撕去案頭的日歷，雖然，他們究竟做出些什麼大事，連自己都無從述說；但他們也同我一樣，祇是一位重慶的過客，他們是不認識重慶的，更沒有和重慶攀上關係。在重慶生活了若干年，好比住在「大飯店」裏一樣，付清了應付清的賬，或在飯店的流水簿上，掛欠了一筆付不清的賬，把行李扣在這裏，就悵悵地走開了。重慶又好像是舉行『人物展覽』的大會場，在這裏陳列的作品，都是活動的人物，有各式各樣的典型，無奇不有的姿態，聲音，動作和笑貌，也有心理學家無法分析的心理現象，一切的一切，都陳列這

裏，彼此賞鑒，互相觀摩，在表面是熱鬧的，緊張的；可是，待抗戰結束，就是這一次的人物展覽會宣告閉幕的時期，來此陳列的藝術品，便祇有從何處來，送還何處，或者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似地成羣結夥送到各地，而曾經盛極一時的大會場，就將驟然冷落，祇有揚子與嘉陵的流水，在寂寞中空自流了。那些曾經擠在一起的艺术品，儘管在陳列時，鉤心鬪角，爭執陳列的崗位，到各還原處時，也就同捨棄用舊的破家具一般，毫不覺得還有什麼牽掛了。

重慶的霧——霧季來臨的重慶，有人寫過『殘霧』，『霧重慶』這一類的劇本；但他們在故事中所告訴我們的，是蒙蓋着人們的『心霧』，並不是籠罩着重慶的霧。這一座位在揚子江上遊的名城，我此刻還認不清牠的方向，把握不住牠的氣候，要認識牠的真面目，比認識廬山還要困難。

不久之前，重慶也下過江南初春時的大雪了。大雪之前，我在城裏，天氣是怪陰沉的，厚厚的霧，同牛奶一樣的顏色，低壓在被炸燬了的搖搖欲傾的屋脊上，冰冷的風，從江上，山坡上，發出大聲響，呼呼的叫鳴，晚來，雪的前驅者——雨，便首先降臨了。在兩夜的重慶，街上，發出大聲音，還是塞滿了人，大家展開舊雨蓋，捲起腳管，扣住長袍，臂彎夾着一捆重得可以的雜件，低着頭，默默無言地走。在晴天，看上去也像柏油抹過的馬路，雨天，依然是泥濘的，就是經過幾萬隻忙碌的腳步，『苦之苦之』踩過去，仍沒有跡乾濕漉漉的潮潤，路邊新栽

的短樹，彷彿不懷好意，要從過路者身上，探聽什麼祕密似的。我插入這些過客們之中。拖一雙不合適的皮鞋，一滑一步，倉皇四顧，在一條漫長的街路，踱到盡頭，又轉回去。忽明忽滅的路燈下，照見這一羣忙碌者，都像熟悉的面孔，不過叫不出他的名姓，說不定連他們名姓也是熟悉的，不過，沒有和這些熟悉的面孔，發生了正確的聯系；因此，大家就祇能『莫逆於心，相視而笑』地走過來，走過去。他們並未遺失了什麼，也像是和永遠尋找什麼一樣。那晚上，我披着一件有歷史的破大衣，原料是道地的土布，裝滿笨重的綿絮，六年來冬天，牠對我已盡了禦寒的責任，我是應該感謝的；但在雨夜，密雨透透鬆散的布眼，和敗絮發生了親切的同化，我再也沒有多餘的氣力，能夠在瘦削的肩膊上，勝任逐漸壓下來的重量了，我不僅澈底忘記了牠的前惠，而且深惡痛絕，直要把牠同敵屣似地拋在陰溝裏，讓牠永遠沒有抬頭的日子。及今追思我這種念頭，是極端錯誤的。唉！人類總是『主觀』的動物！總是把自己的利害作天秤，來評衡好惡，真偽，屈直和優劣的。在雨夜，我相信人們對於重慶泥濘的馬路，高高低低的石級。鬼火一般的路燈，破破爛爛的陋室，必然也同我之痛恨那件盡過責任而且此刻還在盡責任的破大衣一樣。其實，要是連這件破大衣都沒有，你心裏所感到的痛恨，是不是更深刻呢！在雨重慶之夜，我開始認識了重慶，重慶的一切，就是不合我們的主觀，但在驚浪駭濤的黑夜，都是非常可感的！

## 秋陽

朋友們在路上碰頭，茶店聚首，或在宴會上閒談，都不說「秋老虎」未被秋風秋雨打死，祇說是又過第二度夏天了，提前預支來年的夏天了！

前天，我從江之北岸，到城裏去，主要的任務是爲了送一位男友的遠行，賀一位女客的新婚，還有許多零碎事件，也得在那一天幹完的，鄉下佬進城，隨處都是困難。

出發之前，怕那天將在幾種不同性質的宴席上，遇到陌生的漂亮的朋友，少不得要把久未見過大賓的懶散姿態，整頓一下，做到可以使自己滿意的程度。待走出大門，一步一步趕到江邊，熾熱的秋陽，已穿過衣服，煎熬我的背脊了，汗液像一條蜚蝻蟲在背脊上爬。我不顧一切，衝到木船上去，擠在一羣油滑滑的搭客中，聽任各種聞所未聞的異味惡臭，無抵抗地竄進鼻洞，陽光直射頭心，江上的水氣，起着珍珠樣的泡沫，船同蝸牛一般在水面上移動，移動了一公尺，像要倒縮兩公尺似的，整整耗去一點鐘的時間，才把我們撐送到岸邊。我蹬在低窪的江濱，仰望那高高的石級——彷彿是攀援到天庭的石級，不免心驚，實在爬不上了。總算爬上去了，我多麼疲乏呵！

宴會要在傍晚舉行的，那時刻還是下午三點鐘，正是一日中熱度最高的時刻。我不便去看

朋友，朋友們來到這裏，適合環境的需要，也都同我一樣，添了一種打午睡的習慣了，下午三點鐘，大家午夢方酣，因為每天吃兩頓貴不可言的平價飯，營養貧乏，不能不把午睡當作惟一的維他命。我就在路邊一家茶店裏，泡一碗茶，放鬆手裏攜帶的什物，喝口茶，舒洩一回困倦。一會兒。孫伏園老先生穿了少年維特式的服裝——『青衣黃褲』，匆忙地從茶店門前跑過去。『伏老！伏老！』我拚命高喊。他看見我，喜沖沖地闖進來，他問明了我的來路和去路，便泡一碗茶，談談關於出版界的二三事。『此刻的作家實在寫不出什麼了。社會要求讀到較好的書，看到像樣的雜誌，內容最好是學術性的專著；但他們祇須一想到此刻的作家們欲求一飽而不可得，這一掛思想的機器，正同一切的機器沒有加油一樣，也就無法製造學術性的成品和所謂偉大的傑作了，』算是我們共同的結論。大家都是忙，都不知道忙的什麼，為什麼忙，實在無心品茗，牛飲了兩大碗便站起來，彼此拱拱手，各走各的路。

我忽然記起一件與吃飯有關的事，必須從上清寺立刻跑到陝西街，而且要在五點鐘前趕到，才能發生實效的。就再度抖擻精神，在熾熱的秋陽下，重作長途的跋涉。

奇極了！馬路上並沒有因為熱到一百多度的氣候顯得寬鬆一些。徒步的人對於極少數的乘車者也許會起一種舒適的羨慕吧？其實，他們也不一定舒適，因為究竟不是在夕陽反照的樹蔭裏，在楊樹浦，在外灘，梧桐夾道的霞飛路上，和自己的愛侶去兜風呵，火似的熱氣，夾雜黃澄澄的塵灰，隨着煖烘烘的西南風撲面而來。每個人自頭部到脚尖，都浸透了汗漬，凝住了黃

塵，淌在面頰上的液汁，不知是熱淚還是冷汗，如果張開麻木的手掌，在面上抹掃，那種沙沙的細粒，就像塗上一層誰都不需要的廉價化妝品，還在那些年青的太太小姐們當然是更不需要的。在過去，她們大抵是歌榭舞廳裏爭妍鬪豔，搔首弄姿的人物，現在除僅能勉強保持了習慣於摩登的行動和輪廓外，也被迫看蓬頭垢髮，棉風沐沙，嚙塵嚼泥，在馬路上競走了，是不是也同我們似的，緊跟着那飛躍的物價，作長距離的賽跑呢！

將過五時，我趕到目的地，會見能夠幫助我的朋友，我在汗流夾汗，氣喘心跳的狀態中；說了許多在心平氣和時決不會說出的廢話。本來這一件舉，三言兩語就可以得到解決的，我現在重複又重複，說了一大篇，才使聽話的人，摸清了頭腦。他要我卸去紳士氣的領帶，剝下上衣沉住氣在屋子裏坐一回，壓平填滿在心坎的熱氣團；可是，朋友的好意，我無法接受呵！忙了一整天，我才辦了這一件小事呢！我還得要趕辦兩件主要的任務呢！我又匆忙地告辭，仍在熱辣辣的秋陽下，低着頭趕我的行程。



## 熱浪

最近，真像有什麼暖流和熱浪，侵襲到普都似的，測驗溫度的寒暑表，突然上昇到一百多度。晚上日光沉落，縱也有一絲風；但從太陽蒸發的空氣裏拂過來，就同撥來一蓬火，煎熬着汗水浸透的滑滑的人體。白天，回午的陽光，直射頭頂，強烈的光線，幾疑心是燒紅的針，像這樣的大熱天，即使躲在水晶宮殿裏，也是不會舒服的；而有些人仍不得不在生活的溶爐中，疲於奔命，尋覓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在城圈裏，當黑色的夜幕，籠罩大地，馬路上的熱空氣，便衝回蒸籠一般的屋子裏，人們都湧出在戶外，挨次地跨坐在路邊；小孩子們剝得赤條條地繞着母親的週圍，有時，給蚊子咬着了瘦弱的腿股，不住地喊叫，希望減少些苦楚；無奈，他們的母親，已被迷霧樣的熱空氣，壓得夠受了，對於孩子們的苦楚，是愛莫能助的。

夜深了，街路上還是暖哄哄的，店鋪的伙友們，工廠中的工人，苦力，以及那些吃不飽，餓不死的小公務人員，大抵是着一條粗布的短褲，把濕漉漉的汗衫掛在背脊上，儘可能地露出上體的全部，手裏拼命揮動油紙扇，白紙扇，蒲扇，芭蕉扇，各式各樣的扇子，拍撻，拍撻，肩膀碰肩膀，臀部摩臀部，默默無言地跑過來，跑過去，可又說不出有什麼了不起的使命。也

許是連用自己的兩條腿，把一段熱得不堪忍耐的活屍，在馬路上轉動一下，企圖擊蕩空氣而成風，藉以吸取一點涼意的吧？我想。不錯，當你捲起褲管，羽翼似地張開雙臂疾趨而過時，確有一陣『人來風』，吹動潮潤的頭髮的；不過，身上的汗，反滴得更厲害了，過度的疲乏，使你揮不動扇子，那時刻，充塞在四週的熱空氣，就像有重量似地壓下來，在每個人頭上彷彿戴了一頂脫不下來的帽子。

人們都鵲候有冰涼的好風，自天而降。想把白天曬炙的背脊骨，涼爽一下，傾吐蘊藏在心坎裏的熱，然後悄悄地沉入睡鄉，恢復忙碌了一天的疲苦；而這一個不算是奢望的希望，終於使一般期待的人們感到失望，他們依舊擠塞在街路上，常從街頭牆角，隱隱地傳來一陣苦悶的嘆息。大約，地面上的熱氣團，不到接近黎明時分，是不會消散的，到那時候，才覺得有細微的晨風，輕輕搖動樹尖，搖動水面的荷葉，人們才情願拖着疲怠的脚步，心灰意懶地回轉蒸籠般的屋子裏去。

街路上開始呈現剎那的寧靜。

一會兒，一個大火球又從南山的林子裏慢慢地地上昇了，光的熱，立刻吸盡散發在空濛的霧氣，炙乾地上的露珠，凝住嘉陵江揚子江的水蒸氣，把天宇塗上黃澄澄的顏色，織成一個龐大的天幕，擋住強烈的光芒。待這大火球再升高丈餘時，那黃澄澄的天幕，就漸漸化為烏有，新生的熱，在昨夜尚未散盡的熱度上層層地堆積上去，人們又呻吟在昏沉的熱浪裏，都被迫着

放下一切的工作，在熱浪中捱過苦悶的日子，無不望熱浪馮的消散，祈求黎明的來臨。而黎明又是那麼短促的，一日夜二十四小時內，除了將近黎明的一刹那，無論是誰，都爲不可抗拒的熱浪，深深地感受生活的苦惱。

## 地上的界限

十八年前，我寄寓在遼寧，過往的情景，如同昨夜的夢，時間的距離，已逐漸消淡我的記憶了。但是，北陵傘蓋似的高松，七八月間也是園中繁茂的荷花，肥沃的遼寧的黑土，是忘不了的；還有樹立在南市場一座驕傲的記功碑——遠遠地就望見大書特書明石天皇戰勝中國的一座記功碑，稍有血性的中國人，是永遠忘不了的。

在遼寧，我停留的時間，不算長，那裏的生活，氣候，以及一切的風俗習慣，和我們雖不十分協調，但我不願意離開這座關外的名城，我預料如果離開了牠，就不容易再見了。

夢是不難忘記的，人們忘記了遼寧，不應該比忘記了一個夢，還更快更容易。我總想寫下一段往事，記念曾經到過的遼寧。

有一天，是星期日的早晨，我散步在遼寧城郊，大風挾着沙塵吹來，滿天是黃色，使太陽減少鮮明的光澤。已是暮春三月天，在江南早就謝了桃花，開遍櫻花；而在遼寧的郊野，遠看不見一株放青的樹，地面沒有一莖青草，山坡上祇見幾叢孤獨的常春樹，哨兵似地站住了崗位，這些樹憔悴、稀疏，從她們的隙縫中，可以窺見南市場那些高大齊整的洋屋，我便走下山坡，向着那寬廣的市街走過去。

人聲，車聲，市塵的喧鬧聲，擊動耳鼓。兩旁的人行道上，許多高髻的少婦，背着白色的布袋，布袋裏盛一個小孩，拖一雙木製的鞋，吉欄吉欄走着；男人也穿了掃地的長服，像法國神父的法衣似地，夾一根手棍，不知道在巡視什麼東西。

我將步入那條寬廣的市街時，就有一排高及半身的鐵欄，電網似地橫在我面前，鐵欄分成兩段，在兩段的交合處，有一個門，門正洞開着。

我自由自在跨進去，張東望西，計算市上的車輛，電桿，高的屋頂，和天空的景物，頗為悠閒而豫逸。突然地，在我背脊上像從半空中落下一塊隕石，回頭，是一個着警服的日本人，短小兇悍，而上現出幾條青筋，學習不自然的遼寧土白厲聲問：「到那兒去？」

我眨眨眼，向他冷冷地笑了笑，才知道這裏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土了。我怎麼能冒昧地闖進人家的境界裏去呢！祇得咽下了眼淚，一隻手撫摩着背脊上的疼處，無言地退去。

真想不到就這樣單純的一條鐵欄，含蓄着比隔開我們自己國界的拍米爾高原還有更大的意義啊！這不可逾越的地上的界限！

這界限是分成兩個國土，兩種國民，兩樣文化的。

在這界限的後面，有高巍的鐘樓，樓上飄着紅營藥樣的旗子。還有空曠的土地，種着大麥的田，高粱的田，苧麻大荳的田，現在，都算是屬於人家的了。

這界限在我們的國土上存在一天，就是我們的恥辱！我們必須撤除這界限！

我無關心地仰視天空，但天空是一個不可分的全體。

這時候，有一隻麻雀飛上鐵欄停了一息，便逕直地飛到界限的外邊去了。

一會兒又從容不迫地飛回來了。

還有幾隻從我們這邊跑來的狗，也行所無事地跑進鐵欄去了。我看見先前那個面目可憎的日警，不但沒有扑擊牠的背脊，反而很禮貌地摸摸牠的尾巴，表示親密的歡迎呢！這是何等卑鄙刻薄的心理呵！這豈是給我一個人的侮辱，他們所要侮辱的是中國人。不錯！在今天以前的日子，你們面對着那座記功碑，是可以驕傲的。

等着罷！這不可逾越的地上的界限，總有澈底燬滅的一天。

## 誇張與真實

誇張是藝術家處理題材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其實，社會上所顯現的形象，我們但求能不折不扣，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就夠令人拍案驚奇了，用不着故意誇張的。故意誇張，反不免失去真實。『真實就是誇張。』

要透視社會的真實，非常困難，一般人所見到的社會，是表面，不是內在，是未經分析過的現象，不是徹底探求到的真實；所以，都不起什麼反應。假定真能明白了社會的真實，人生太有意義了，無論如何不會枯燥乏味的。當你在停電的時候，坐在人頭攢動的茶社或咖啡館裏，在暗淡的燈光下，泡一壺茶，或面對面擺一杯咖啡，默默地把一羣追求刺激的善男信女的臉譜，繪出一個真形實相來，你定會疑心不是真實，而是虛偽的誇張吧！他們內心的緊張，惶惑，在表面上故作悠閒瀟灑的模樣，實在是畫家雕刻師的筆觸所不容易刻畫的臉譜。

每天的新聞紙告訴我們的，也算是有聞必錄的真實，為什麼不夠引人入勝呢？正因為這些都是表面的現象，而不是活動的人物在人生的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真實——並不是有血有肉有要求的男女青年們在表演他們的聲音、笑貌、和不便宜示的意欲。

人們每以粗解表面的現象，自詡為聰明呢。譬如，南方人打北方人的官腔，在自己說給自給

聽，或與南方之略能國語者攀談，常以為北方的官腔，不過爾爾；但在近地的北方人聽來，是十分可笑的。中國人上演外國的戲劇，和外國人表演中國的京腔，也是一樣；即使在表演者聽真模仿——模仿到唯妙唯肖的程度，依其是完唐滑稽，錯誤百出的。有些人卻把虛偽的東西，用文字來記載，口舌來辯難，藝術家表現，其原因就在不瞭解真實，或者就是故意把真實的內容，躲藏在幻象的後面，企圖使人們僅以略知幻像為滿足，不肯進求具體的真實。祇有瞭解真實的人，才能把真實性表現到深刻化，明朗化，表現到使人們疑心是誇張，不以為是真實。反之，一般人看不見真實的東西，多半是認虛偽為真實實在不夠誇張。不夠誇張的東西，卻是不必誇張的，而有些人偏偏不肯節約，還在盡力誇張起來，那就不是真實，不是誇張，而是『多餘的浪費』了！

藝術是人生的觀照，藝術家的慧眼，是攝取人生的底片；人生的痕迹，留在藝術家眼睛裏，是不容易消失的。複雜的人生，都是藝術家所要攝取的對象，他們是從人生的側面，正面，客觀地去探討，並不把自己加入在所要攝取的對象裏，因此他能發現比較真實的內容。俗眼的肉眼，僅能捉住模糊的幻象，捉不住真實的部份，就因為他們常把自己混進在所要攝取的對象裏，處處替自己留有一片廣漠的隙地，當他們急於為自己打算時，自己反變成了人家攝取的對象而不自知，猶自以為能捉住真實，發現了宇宙的祕奧呢！

我常常遇到這樣矛盾的事實，就是，一個淺薄的人，而表現的動態是非常複雜的，反之，



一個像是相當高深的人，而所作所爲，倒是幼稚得可笑。這是由於在人的頹習性中，都有掩蔽真實，造作虛偽的本能，凡是真實的部份，是決不肯官洩的；而經過了一番造作的虛偽。每惟恐不能達到充分掩蔽真實的目的。黑夜劫舍的賊盜，有時候就是同住在一個村落裏的芳鄰，甚至是素稱交好的朋友，他們爲了不願以真相示人，每多繪畫着奇奇怪怪的臉譜，掩蔽他們的真相，故意操着不入耳的南腔北調，混亂被劫者的視聽，使能滿足了奪取的慾望而仍能顯全彼此的友誼，保持漂亮的姿態，當在白天見面的時候。像這一種人生之祕，不僅是時刻表現在人生的舞台，即在國際舞台上也都是數見不鮮的。有許多的政治家們，每以識不透小偷在黑夜裏盜劫的慣技，而誤認爲知己好友似地喪失了寶重的財物。

社會的真實相，眞是不容易透視的。科學家的責任，在發明真實，哲學家的責任，在分析真實，藝術家負責任，去發現真實，這些人學生的心血，都是爲了真實而努力，但是，真實！真實！仍舊在霧裏面迷霧！

不過！極少數自以爲比較高深，自以爲聰明非凡的人物，就是例外了。那些人的用意，有時候誠然是高深的，表現在行爲上的迹象，也不算愚笨；然常由於表現技術不夠高明的緣故，即使在他們以爲不屑一顧的淺薄者，也不難洞明他們的肺肝，再也無須經過分析，發明，以及表現等等麻煩的手續。

世界上因爲淺薄的人所表現的高深的人生，高深的人所表現的淺薄的人生，活像一個大規

模的圖書館所添置的新書，逐漸的堆積起來，一天天的增多起來，一般熱心尋求真實的人們，何患缺乏參考資料呢！

## 雜文（第三輯）

### 釋『孤注一擲』

今天已到抗戰第七年度了！

戰爭也同賭博一樣，戰爭的賭本，是一切可以用之於爭取勝利的人力與物力。集中人力物力，罄其所有，與交戰國決最後的勝負，就叫作『孤注一擲』。戰爭力量較弱的國家把僅有的實力，作臨終的掙扎，求倖存的一逞，叫作『背城借一』。

德國前年發動的夏季攻勢，竭全力搶奪東太林格勒，可說是『孤注一擲』。蘇聯經過長期間的英勇保衛戰，終於能殺盡敵寇，保全名城，是以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精神，戰勝了『孤注一擲』的德國。

此刻，又到夏季了，德國準備『孤注再擲』，再來攻一下嗎？蘇聯也準備竭全力用之於反攻嗎？蘇德勝負之數，雖不知鹿死誰手；但是，蘇聯強大的盟友，正在等候德國把這一筆最後的『孤注』，差不多輸光的時候，立即開闢大規模的第二戰場，第三第四戰場，來消滅德國剩

餘的賭本呢！

德國的『孤注』，並沒有盡擲，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德國在蘇聯施用的賭本，例如，飛機，大砲，坦克……及這些武器的駕駛員，即未盡燬於蘇戰場，但武器的性能，必因久經戰陣的消耗而銳減，一旦，遇到英美巨量的新武器，一定是無法招架的。蘇聯即被迫着不能竭全國之力，與德國週旋；可是，決非『孤注』，因為那些聯成一體，患難與共的盟友，有的是壓倒或消滅軸心的實力。

日寇是德國的賭友，在表面上，他們好像是聯手，是預備在必要時，做串套，丟聯張的，無奈；日寇的賭品極壞，專於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打小算盤，到今天為止，祇知道利用德國的威勢，乘機敲英美的竹槓，趁英美的無暇東顧，搶香港，掠荷印，強霸菲律賓，侵佔新加坡，充分滿足私下的荷包。日寇決不肯把國力作『孤注一擲』，用之於某一個賭場；而是看準顏色，瞄定風頭，採用『零注散擲』的方法，務求得些零星小利的海盜與小偷。

狡猾的日寇，明知和蘇聯較量，就有『孤注一擲』的危險，敗則全功盡棄，倖而獲勝，亦無法對付同盟國大舉的進攻；所以，日寇決不肯把僅有的賭本，響應其盟友，對蘇聯作孤注的一擲。澈底言之，日寇是祇求自己的成功，不一定希望德國戰勝的，萬一，德國戰勝，日寇就要防禦德國共分搶奪的贓物；因此，擺在面前的事實，就祇有日寇善於利用德國的威勢，而德國却從來沒有得到日寇的助力，這是『惟利是圖』的盜夥所無法克服的矛盾。

聯合國是爲真理而戰，爲正義而戰，爲人類永久的自由幸福而戰。他們之間，祇有精誠協作貫澈始終，以爭取戰時的最後勝利，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爲惟一的職志，決沒有這些可笑矛盾的矛盾存在着。

不過，自以爲得計的日寇，終必碰到難關，決不能如願以償的。祇要有第二第三戰場，消滅德國的『孤注』時，全體聯合國必能同時予日寇以毀滅性的打擊。那時候，日寇零星散擲的賭注，就永遠無法收回，完全浪擲於虛牝了！

## 答客難

囤積居奇者是什麼心理？

客問：在全民族爭生死亡的今天；我們祇有勝利，不能失敗，失敗就要滅亡，滅亡之後，就萬劫不復，子子孫孫做億萬世的奴隸牛馬，奴隸無自由，無生存權，無一切的享受權，同牛馬一樣，是人家可以任意役使，隨便宰殺的畜類，不論貧富且賤智愚賢不肖，都是「歷山縱火，玉石俱焚」。所以，我們不能不熬盡艱苦，出盡死力，犧牲一切，掙扎到底，挽救空前的國難。這是二加二等於四的真理。除了極少數認賊作父，賣身投靠的漢奸之外，誰都看得非常清楚，絲毫不會模糊。我的一切，既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界線，為什麼還有少數敗類，罔識大義，忍心利用國族的危急，那幹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勾當，祇圖發展私慾滿足驕奢淫佚，狂嫖濫賭的沒落生活呢？真不知這一羣無恥的可殺的民族敗類，究竟是什麼心理。

我說，朋友！你考驗我的問題，真是極難解答的，就是心理學家也不容易分析他們的心理，可以說比下等昆蟲的心理，涼血動物的心理，還難分析。我不是心理學家，我祇能跟着你所問的，再提出幾個難於索解的疑問，轉質我們的心理學家，讓他們來答覆，

陽貨說過：「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這是陽氏根據自己作惡的經驗所傳下的兩句老實

的供狀。爲仁的人，雖未必都要窮死餓死；但雞鳴而起，孜孜爲利之徒，總是人類中最可鄙，最惡毒的混蛋，拍拉圖的理想國中，沒有商人的地位，就因爲他們缺乏愛國心，利他心，同情心，是錙銖必較的自私自利者，是最殘酷，最勢利的忘恩無義者。在平時，他們利用優越的資本，耀賤販貴，重利盤剝，受害者還是少數；在此刻，他們偏要在國難中大發其國難財，實在是開國家民族的玩笑，而以整個民族的命運，作爲他們發財的資本，發財的，是極少數的他們，受害的是全國同胞，是整個的民族。他們並非不明白這樣的舉動，不僅問心有愧，而是觸犯了破壞金融擾亂社會，危害抗戰，爲寇張目的死有餘辜的罪行，可是，他們爲什麼還執迷不悟，還是仍舊認定囤積居奇的勾當，是他們唯一的發財方法，決心死幹到底呢？這是我第一個難於索解的疑問。

第一次歐戰，德國的馬克，祇抵到戰前百萬分之一，買一雙馬靴，要用駱駝扛紙幣，進一次飯館，要拖帶兩汽車馬克。在那時候，擁有百萬資本的富翁，僅抵到戰前一個馬克，千萬資本的，十個馬克，萬萬資本的，一百個馬克，十萬萬資本的，一千個馬克，而百萬富翁與無幾錢者之相差，是一個馬克。像這樣的富翁有什麼闊氣呢！這是說明了如果利用囤積居奇的下來牟利，不過是刺激物價的上漲，物價愈漲，通貨本身的價格勢必銳減，那些因國難而發財的專門家，其私藏的通貨，就是高到大文學上的數字，但由於他們把物價刺激得過分上漲，實際上，並不算增加了他們的財富，而是大大的蝕本。

所以，囤積居奇實在是一種「循環自殺」的下策，爲什麼時至今日，那些發國難財的專家，還不肯放棄這一種「循環自殺」的下策呢？這是我第二個難於索解的疑問。

一錢不名的人，當然不會很舒服，無論你怎樣遠觀，怎樣樂天知命，充其量祇能做到不發無效的牢騷，以言舒服，總是絕對說不上。但有些人把「非義之財」，堆積過多，也不見得是舒服而愉快的，他們的憂慮是多方面的，我們看過奧利哀的名劇「守財奴」，哥戈里的「外套」，以及巴而扎克的名著「歐貞尼，葛郎代」，就可以澈底明白。社會上是以漲不死，餓不死的人們，自食其力的份子，佔有最大的多數，他們是使富翁們所掠取的不義之財，能夠發生「實之效用」的最忠實的顧主，假使富翁們僅知操縱，囤積，貪而無厭地壓榨，必使一般漲不死，餓不死的人們，都瀕於餓死的危險。這年頭無所謂同情，正義，良心，我們不講這一套，但即站在利害的立場說，富翁們囤積的物資，就可以因爲超過一般購買力的緣故，找不到顧主而陷於破產的絕地。到那一天，難道你們真能把囤積的物資，留着自己慢慢來享受嗎？你們所積聚的法幣，真預備裝到棺材裏去作殉葬的禮物嗎？但是，這些人還迷信着「囤積居奇」的下策，是生財的大道呢！這是我第三個難於索解的疑問。

我所揭出的三個難於索解的疑問，就是說，連我也不知道囤積居奇者究竟是什麼心理？有人說，他們是爲了追求舒服的享受，是爲了富而多金以後，可以爲所欲爲，提高自己的身價，可以使鯨魚一般的貪慾和獸性，獲得充分的滿足；又有人說，這些人明知自己擁有成千成萬的



法幣，自己的一生，以及與自己有關係的真假親屬，無論如何用不盡，化不了，可是，他們把湊足整數，提高財富的數字，作爲無上的愉悅；所以，有一萬，就想積成十萬，有十萬就想積成百萬，千萬，以此類推。

以上所云，算不算正確的說明呢：我覺得還是太籠統，不夠深刻；所以，我祇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態度，如實地寫出，祈求我們的心理專家再作適切的解答。

## 「滾釘板」主義

看過平劇的人們，都知道『九更天』這一齣戲的表演方法，是要主演的演員，在冷到零下的天氣，赤着膊，把肉體在釘板上打滾的。滾得好，碰不到釘板上的鐵釘，就可以博得觀衆的『全堂彩』；如果滾得不好，鐵釘刺進肌肉裏去，攪得遍體鱗傷，鮮血直流的話，就可以交換觀衆的同情，並且目擊那演員肉體上的痛楚，爲之流淚，爲之唏噓嘆息。同樣的例證，如風波亭的岳飛，就得要主演岳飛的演員，綁在柱腳上，剝光了上衣，在肉背上塗着火酒，點火燃燒，做出真像抽筋剝皮的樣子。又如徐策跑城，蕭何追韓信這兩齣戲，多數的觀衆，並不重視戲劇的內容——即戲劇中所包含的情節，全在乎演員的兩條腿，要跑得精神，追得起勁，最好要跑得汗流浹背，追得頭昏眼花。要是跑不好，追不上，戲劇的內容和情節，無論表演得多麼深刻，多麼動人，在一般觀衆的眼光裏，依然是認爲美中不足的。像這種不重視戲劇的情節，忽略了表演的藝術，而祇是吃重一兩位成功的演員，勸迫他們暴露色相，殘酷他們的肉體，要他們離開劇情所允許的範圍，在動作上力求誇張（這些誇張的表演，都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在對話上，故作驚人之筆，附加許許多多與劇情無關的插科和打諢，像這些『苦肉計』的表演方式，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滾釘板』主義。

『滾釘板』主義之在平劇中，是非常流行的，無論是那一齣平劇的演出，幾乎都免不了有一種『滾釘板』式的嫌疑。又因為平劇的說教意味，常恐觀眾不明白；所以是走極端的，決不願適可而止，恰到好處的。平劇中的臉譜，有人說是劇中人性格的表現，實在還是要強調說教的意味，奸臣的白臉，忠臣的紅臉，小丑在鼻子上畫一隻鳥龜，猛將在額頭上圖一匹老虎，無非是為要使觀眾一望而知忠奸善惡之分。平劇的作者，深怕劇中的情節，不夠明朗化，故不得不乞靈於臉譜，求助於演員的誇張表演，嚴格言之，也是一種『滾釘板』主義的運用。『滾釘板』主義的表演方式，演員是特別吃力的，可是，在整個的劇情上，表演的藝術上，常常是吃力而不能討好，有時候，全劇的氛圍，竟被一兩個演員過火的表演，澈底破壞了，這責任，應該由誰來擔負呢！

在話劇中，當然是要盡可能地避免『滾釘板』主義的表演方式的，但是，這一種表演方式，會由於劇作者急求觀眾的喝彩，或過於遷就觀眾之故，不自覺地流露着，戲劇所要表現的，是現實的人生，人生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因此，戲劇的表現方式，也就不應該僅有單純的一種。例如；茶花女這劇本，當馬格利脫姑娘接受了杜浮爾阿芒的勸告，忍痛離開阿芒，悄然遠引，阿芒獨自回到鄉間的別墅，看不見茶花女時，在小仲馬的手法，是連呼了三聲馬格利脫，表示這屋子的空虛和寂寞；如果運用中國的平劇來描寫，一定是非上吊即投河，或者是急得發瘋，把腦壳撞碰堅硬的牆壁，表示憤不欲生的神氣，像『打棍出箱』這一齣平劇中的范仲禹似

的，中國人看慣了平劇，覺得平劇中那些誇張的，過火的表演，即『滾釘板』式的表演，甚對胃口，相當過癮；因此，對於較有藝術味的劇本，反感到平淡無奇了。中國人的鑒賞話劇，對於一個同樣的戲，很少有連看到三次以上的；而看平劇，使不厭百回看，愈看愈有味了。我以為倒不一定是劇本的情節，可以引人入深，實在是那種『滾釘板』式的表演主義，使一般教養稍低的觀眾，也能娓娓動聽，看得津津有味的原因。不過，這種『滾釘板』主義，愈有教養的觀眾，却愈認為不近人情，愈覺得肉麻難耐。

話劇的作者們，無法憑藉其較高的表現藝術，十分適切地描寫深刻的人生，而是借光於少數成名的演員，故意爲了他們寫出若干不必要的對話和冗長乏味的動作，甚至破壞了劇本整個的統一，亦非所計，但求少數名演員能在舞台上滾幾下釘板，企圖博得幾個滿堂彩，掩蓋自己的弱點，都是最低能最無價值的手法，平劇，文明戲與話劇的不同，就要看劇作者能不能揚棄傳統的『滾釘板』主義。

# 我們的劇運

## 一 演出方面的矛盾性

在物價逐漸上昇，毫無底止的現階段，我們的劇運，不能不感受嚴重的影響，因此，在演出方面，由於戲劇工作者所站住的崗位不同，常以許多矛盾性存在着。例如：劇作者爲了出奇制勝，引誘觀衆的好奇心，投合觀衆的胃口起見，最好是來幾個大場面，烘托一下枯燥乏味的劇情，或是從道具，服裝，效果及舞台佈景方面，盡可能地達到與衆不同，別出心裁的程度，來補救劇本的缺點；可是，劇作者如果想到演一個戲，動輒要耗費二三百萬的資金，而又未必能撈回血本的話，逼着他們就祇有從已經擬定的寫作計劃上，重付審查，再度考慮，把場面縮小又縮小，情節減輕更減輕了；原定是主張每幕換一個景，使觀衆能夠在這一方面發生優越的好感的，而現在爲了遷就事實，容易演出的緣故，除了減少多餘的佈景，豁免奢侈的道具之外，別無妥善的方法。同樣的情形，擔任導演工作的，當然是希望把導演的時間，無條件地拖下去，拖得愈長愈好，才可以從容不迫地從演員的每一個細微動作上，都加以無微不至的注意，適合導演理想的預期。凡是劇本的導演者，誰都不願意草草了事，忽忽忙忙地把劇本搬上舞台的，

舞台經理能夠給導演以充分的時間，在導演者的心理，纔覺得在營業上較有把握似的，（其實有許多舞台經理看中的劇本，常使導演束手無策，無論導演多麼賣力，演員怎樣起勁，在營業上依然毫無把握，與導演時間的長短，絕對沒有什麼關係。）一個戲，不到導演認為可以搬上舞台的時候，而竟提前或趕早獻演在觀眾的面前，要是演出慘敗，賠錢賠力，導演必根據『急於演出，時間太快』為理由，推卸應該負擔的責任的；所以導演者當接受到一個劇本時，總要求導演的時間，愈長愈好，不過，站在舞台經理或資方的立場，剛剛和導演的要求，適得其反，他們最好是常有新戲搬上舞台，導演的時間，愈快愈好，導演的時間愈快，不僅可以爭取上演的機會，和其他劇團正要搬上舞台的新戲，搶奪觀眾；而且可以節省在導演時所耗費的開支呢！

在此刻，各個劇團因為客觀條件的束縛，無論什麼戲，在 *Cost* 方面都希望達到皆大滿意的程度，很困難；導演為了使演出更有效果，祇有向其他劇團物色勝任的人選，這樣，很容易造成喧賓奪主的現象，使劇團的基本演員灰心喪志，不肯忠實於自己分內的職務。

以上所言，都是演出方面可能發生的矛盾性。

## 二 觀眾不容易討好

從事劇運的朋友們，在以前差不多都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就是，不問劇本上演後發生的反映是否良好，但求適合觀眾的胃口，遷就觀眾的嗜好，千方百計地討好觀眾，讓他們踴

躍解開荷包，把法幣裝到舞台經理的荷包裏來，

嚴格言之，爲要討好觀衆而演戲，也是一件異常麻煩的事，因爲觀衆的種類龐雜，他們的嗜好是捉摸不定的。有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觀衆，偶然在舞台上發現『接吻，擁抱』的動作，『談情，說愛』的對白，必定會發出許多『衛道忠君，世風不古』的高論來，甚至痛罵這些演員是傷風敗俗的叛徒；其實，當他們聽到女演員們放蕩的笑聲，嬌滴滴的腔調，看他們伸出白嫩的臂腕，扭動肥胖的臀部，投奔到劇中人的懷抱時，這些滿口『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的先生們，在內心深處，未嘗不覺得『找着癢處，適中下懷』。還有那些愛風騷的女人，因爲她們自己在男人跟前所祕密表現的風騷的動作，實在比到女演員們在舞台上公開表現的，還要肉麻有趣，赤裸而澈底，有時候，這一類觀衆，自以爲是過來人，是此道中的『斲輪老手』，倒不一定愛看軟性的戲劇，而且還能以批評家的口吻，說這些軟性的動作還不夠真實，至少沒有她們自己在愛人或丈夫面前，當作家常便飯似的媚惑性的表情，來得生動而助興。但是，有一些安分守己，依規蹈矩的管家婦，頭頂齒落的老太太，反能在軟性的戲劇中覺得有一種意想不到的趣味的；所以，要把握觀衆的嗜好，準備討好觀衆，以求營業上的成功，也同戰略家的用兵一樣，防於東者失之西，防於西者失之東，結果舞台經理所耗去的心思，往往是自費的。

此刻的觀衆，既然是不容易討好，我以爲乾脆就不必討好，還不如集中力量在戲劇的本身，精益求精，達到滿意的演出。在多數人的生活極度艱辛的今天，人們都喜歡忙裏偷閒，苦

中作樂，調節一下身心的厭倦，因為這樣，戲劇和電影，便呈現畸形的發達，當各種正當的事業受了戰爭的影響，日就衰敗的狀態時，而劇場和電影院的顧客，頗有人滿之患的。戲劇工作者有這樣一個千年難逢的好機會，正可以在戲劇藝術的基本條件上，抱着嘗試的態度，不斷實習，多多地訓練一批新人，提拔一些有希望的劇作者，導演和舞台工作者，來參加今後的劇運。各劇團的負責人，不必僅僅關注到幾個成名的劇人和導演，竭盡拉攏雜致的能事，期求靠他們發生號召的作用，完全在生意經上打算盤。根據過去的事實，我們可以老實告訴劇團負責人，祇要演出的水準，不低於過去最低的演出，就無須憂慮觀眾的冷淡，在營業上是不至於慘敗的。

### 三 打破戲劇的圈子

戲劇工作者有一句流行的術語，常把自己的同事或同在劇團中擔任了某種職務的朋友，叫作什麼『戲劇圈』，而把諸色人等，連一切愛好戲劇的觀眾，熱心幫助劇連的先生們都包括在內，概而括之，叫作『圈外的人』。這一句流行的術語，除了有『內行與外行』的意義外，實沒有什麼侮辱的成分。

這術語的由來，恐怕還是肇始於抗戰前上海的電影界，那時候有許多新聞紙，小報，以及電影工作者自辦的刊物，歡喜把電影界發生的小事件，列入一個新穎的標題下——即所謂『電



影圈』之內，向讀者報道的。戲劇與電影，常被一般批評家相提並論的，因此，戲劇工作者也就在無形中沿襲了電影界的術語，把他們自己歸納在『戲劇圈』之內了。

這一個近於遊戲的名稱，在戲劇界的朋友們也不過是隨便說說笑笑，彼此尋尋開心而已；可是，多數的觀眾們，以及一般有心贊助劇運的人們，的確會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從事戲劇工作的朋友們的。在劇運的基礎尚未十分鞏固的今天，我們特別要謹慎將事，虛懷學習，加強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給社會以良好的印象，直接間接，增加社會愛護劇運，扶助劇運的善心與誠意。

戲劇是綜合藝術，需要各部門專家的合作，一個戲，從選劇本到上演的過程中，要是領導者缺乏組織力，沒有嚴密的計劃和步驟，就很難有較好的效果。精誠團結，互助合作，服從多數，是戲劇工作者應該遵守的美德；各自為政，同行忌妒，自成一圈的狹隘觀念，小氣主義，是一個純正的戲劇工作者所必須極端排斥的缺德。戲劇工作者祇有站在藝術的教育意義上，大公無私，不偏不阿，力求進步，中國的劇運才能展開，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希望戲劇界的朋友們，自動地洞開戲劇界的門戶，打破戲劇界的圈子，歡迎一批在門外觀望的新人，優秀的劇作者和導演，跑到戲劇的陣營裏來。

#### 四 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

我們的物理學家兼劇作者丁西林先生曾發表一篇『劇本荒』的文章，他的結論是。『此刻的劇本並不荒』。

是的，我對於這一個結論，也有部分的同意。當然，我們在抗戰七年來許多劇作者所寫出的劇本中，要找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名著，不但是在最近的七年，就是再待三五百年，也不見得能夠產生。可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把不下一千多種的劇本，拋開一切鄙陋的成見，派別，以及私人之間發生的不舒服，純粹站在藝術的觀點，抱定認真看貨色的態度，來作一次總檢討，我相信一定有瓦礫中的珠玉，沙漠裏的甘泉，殺聲中的妙樂。最低限度說一句，在無量數未被舞台經理看中，以及永遠埋沒在瓦礫和沙漠裏的劇本，誰敢說沒有比此刻風行一時的幸運的劇本，在藝術上更成功，意識上更適合於時代的需要呢！

不過，當我們看到七年來的演出，要想發現一個比較滿意的作品，比沉沒到深海裏去尋覓珊瑚樹還要困難這一點上，好像『劇本荒』的現象，仍舊存在；所以，『劇本荒』的口語，似乎猶在少數導演及經理的嘴巴裏，滾滾滾去的。在陪都，我們常能發現『舊戲不厭百回演』的事實，而有些劇團就因為沒有願意上演的劇本，以及專候某一位作家的『急就章』，不惜由公家或職業劇團的負責人擔任日常的開銷，在那成年累月，靜悄悄地期待着。我想，這也許是『劇本荒』的又一個原因吧！

戲劇界因為有了這一個原因的存在，少數的劇作者就準備直接參加劇團的工作，使自己的

作品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機會，能夠提早搬上舞台；或聯合若干在劇壇上不得志的朋友，設法自創一個小型的劇團，主張專演『自家人』的劇本，無條件地排斥外來的劇本，以圖一快。像這些『氣小』的作風，祇有使中國的劇運，沉沉下墜，自貶已經在社會上取得的位置。演出的成敗，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我希望，各劇團的領導者，能開誠佈公，儘可能地站在戲劇藝術的立場，和戲劇所必須擔當的時代意義上，認真選用新作家的作品，鼓勵新作家的勇氣，提高他們寫作的趣味，澈底變一變舞台上那種看得發膩的老氣派，千萬不要再被三兩個作家的劣作所籠罩，把中國的劇運攪得一團糟！

## 三代以下

無論是誰，雖然是悄悄的來到這世界，可不願寂寞地走進自己最後的墳墓，當衰老的腳蹤，快要步入墳墓之前，必得要竭盡智慮，使天下後世知道曾經在某一時期有過這樣一個人，做過了些怎麼樣的事，根據他的著作和發明，是應該歸納於那一類的『家』，可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願。因此，人們爲了自己的急於要成名，急於使自己的名字，設法掛在陌生人的嘴邊，不惜運用種種的技術，以期滿足這樣一個急切的要求，也是有他們的苦衷在，就是有離經叛道的地方，但其目的是爲了自己要成名，似乎還是可以原諒的；因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呵！

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好名，急於成名，是天經地義的，至於成名的技術，常由於人們成名的目的不一樣，而有種種的區別；如果，某種人成名的目的，在於發財，升官，驕妻子，騙女人；當然，這與成名的目的，祇在於成名的人，是絕對不同的。人人都好名，未必人人都能成名，原因雖然極多，而在方法的運用上，有難易之分是事實。經驗告訴我們：大約從事於滿足人們機能的快感的人，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理智的創造或發見者，成名較難；從事於通俗文字，輿論報道的寫作者，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實際工作的事業家，成名較難。

滿足機能快感的事業，最顯明的有如電影與戲劇，這是令人一接觸到舞台和畫面，領略到演員們的動作，表情，歌唱，對白，就能立刻使你的聽覺和視覺，得到充分的快感，人們由於快感的獲得，使會對演員們發生一種感謝的心；所以，一般人最樂於稱道演員們，而演員們的大名，人們不僅樂於掛在嘴邊，而且是永遠記在心頭的。劇院裏，往往是男性的觀眾，佔有較多的數量，這之中，又因有另一種神祕的誘惑力，對於女演員們每能逾格的寬容她們的缺點，無微不至地讚美她們的稍優之點的；因此，女演員便更容易成名了。反之，如從事於理智工作的劇作者和導演，是常被一般的觀眾所忽略的。

有些通俗文字的寫作者，由於他們常常能把雜文小品，齊東野語，街頭巷尾的捉奸偷盜等等的敘述，投合了世俗的胃口，他們也就因此口碑載道了。些於那極少數的科學家，在研究室中做苦工的實驗家，在工廠裏埋頭苦幹的技術師，尤其是在前線奮不顧身的士兵們，永遠是無名的英雄，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大名的。

最容易成名的事業，同時，也最容易引起同行的忌妒和傾軋。例如，從事於滿足機能快感的工作者，不一定要多麼富深的修養，僅憑了一點天賦的嗓子，就可以一鳴驚人；所以，這些人最不容易和衷共濟，為了一件毛細的事故，爭吵得死去活來，是極平常的事。先成了名的人，最怕後來居上，實在說，要爬到他們的上面去，也真是太不費力了。

『名至則實歸』，也可以說必須先成了名，才能有利可圖，有飯可吃的意思；於是，一般

人認定必須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設法去成名。學劍不成去學書，是爲着要成名，學書不成去學劍，也是爲着要成名。有的人因爲沒有明白走那一條路比較上容易成名，就不免要走了許多冤枉路；而『疾沒世名不稱焉』的憂慮，又比任何人來得急切，於是，在走了許多冤枉路之後，就會自作聰明地創造出許多終南捷徑來了。

像賄輪盤灘似的，先是注意過去的變化，最後，揀選了大家放棄的冷門，盡其所有作孤注一擲，卻巧碰着機會了，於是，立刻就成名了。這叫作「出奇制勝法」。

先研究一下現代人的心理，以那一種東西最容易卜得大眾的歡迎，換句話說，就是那一種東西最合生意經，自己便從其中選出一種標準來，立即如法泡製，變本加厲，於是，也就成名了。這可叫作『逢迎時代法』。

像以上兩條成名的捷徑，是人所共知的。此外，尙有着由於友情的捧場而成名的，由於盲目的附和而成名的，由於經過前輩的栽培提拔而露面，露面之後，不承認甚至醜詆栽培提拔的前輩而成名的，有適合一般的低級趣味而成名的，有欺騙外行的讀者與觀衆而成名的，有實際上是熱中利祿而表面上裝出澹泊的傲態，故意玩世不恭而成名的，有故意在成名者的身上，找出幾個弱點來揶揄一下，一經反唇相譏，便連帶地成了名的，還有些自以爲已經成了名的人，幫助人家去成名而從中取利的，如爲人作祭文，訃告，寫墓誌銘或抗戰入股之類。還有一個例外，就是自己不從正路去成名，專於闖亂子，害人，害國，害民族，用遺臭萬世的方法去成惡

名的，如此刻的漢奸賣國賊之類。

像這些都可以說是一般人成名的捷徑，應用這些捷徑而成名的名人，當然是很多的，我們觀到滿坑滿谷是名流學者，專家這一點上，便可以深信不疑了。不過，這些名人，祇是選到一條最適宜於成名的捷徑而成名的，並沒有從成名的基本功夫上，化費了較長的歲月；所以，我們祇知道他們是名人，至於他們因什麼而成名，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也許，連他們自己也是茫然不知名從何來的吧！

唉！管他呢！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但求大家不用遺臭的方法成惡名，祇要不妨害別人的成名，無論你採用怎樣的捷徑去成名，我還是竭誠擁護，祈禱大家如願以償皆大歡喜的。

## 藝術的低級趣味

趣味是伴隨人們的嗜好而發生，嗜好各有不同，趣味的標準，很難把握，藝術家爲要捉住讀者的趣味而從事於藝術的製作，企圖達到成功的目的，終於是失敗的。

人們的嗜好，常因身心的快不快，環境的改易，甚至是天氣的炎冷陰晴等等，而有着各種的變化；因此，人們的趣味，如同現在的物價一樣，是時刻不同無法捉摸的。聰明的作者，祇在研究預定寫作的題材，是否有真實性？能否解答現實的課題？至於能不能使大家發生趣味？從來不作這樣浪費的打算。

趣味發生的對象，是無所謂高級和低級的，例如；流氓，壞蛋，奸商，污吏；所幹的不體面的勾當，賣淫婦的皮肉生涯，以及一般人醜陋的習慣，是低級趣味發生的源泉；但，如果寫作者的動機，並不是暴露他們的私生活，而是分析他們性格，行動，以及他們發生的社會影響，從這些傾向上引起的趣味，就不是低級的了。反之，有些紳士們的生活習慣，每是附庸風雅，自命爲高貴的，不過，寫作者僅是寫出他們奢侈的享樂，同樣是一種低級的趣味。

人們對於趣味的愛好，並不因爲地位的高低，人品的善惡，性情的優劣，而於趣味的本身就有所謂高級與低級的區別，明言之，如抽煙，飲酒，賭博，坐茶館，說廢話，是一般人之所



愛好，也是紳士們之所同好。抽煙，飲酒，賭博……論趣味的品質，雖不高級；但有些自命爲瀟散風流的『才子佳人』們，把寫字，作畫，吟詩，唱戲……當作是怡情適性聊以自娛的工具，由這上面發生的趣味，和從抽煙，飲酒，賭博等方法所得到的趣味同樣是低級的。鄭板橋曾經說過：『寫字作畫是雅事，也是俗事，』這便說：如果僅爲了個人的嗜好而寫字作畫，也是屬於低級趣味之一種。

趣味的高級與低級，是隨着人們的主觀而定的，很少有客觀價值之存在。有些人以爲趣味較高的藝術，而有些人覺得不合自己的胃口，便以爲是非常低級的事實，隨處可以發現到。同理，有些人以爲趣味低級的藝術，而祇因爲適合於自己的嗜好，便覺得所發生的趣味是高級的了。這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都有相當的自尊心，尤其是對於迷信的成見，固執的習慣，以及牢不可破的趣味的愛好。

凡自己所愛好的事物——連藝術也在內，都要求別人能表示同樣的愛好的，要是有這樣的人，對於自己所愛好的事物，表示譏笑，侮辱，不尊敬，必得出全力來爭執；與反對者不相讓，儘可能地希望駁倒反對者的見解的；所以，社會上各種糾紛的起因，不一定是爲了意見的出入，常爲了趣味的不投引起極大的糾紛來。正因爲趣味的愛好，是自我的主觀的，人們甯可到萬不得已時，放棄自己的意見。無論如何決不願改變自己愛好的趣味，在人類各種習性中，最不能勉強一致的，大概就是各人所愛好的趣味了。

在這裏我們便可得到一個小小的結論，就是，在各部門藝術製作的過程中，藝術家要有意把捉着某種趣味而以爲是一種誘惑觀衆，讀者的方法，終不免陷落在失敗主義的泥沼。藝術的製作者應該在題材的整個部份，悉心選擇與捏製，務求能反映客觀的現實，愈與現實迫近的作品，必愈能使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感覺到趣味。

至於趣味的對象，前面已經說過，並沒有高級與低級的區別，這完全是寫作的技術問題，以及作家的藝術修養，能否提高自己的趣味。技術拙劣，修養淺薄的作家，無論怎樣崇高的性格與題材，到他們手裏，便變成低級了。作家們爲防禦低級趣味的襲侵，最有效的方法，是豐富自己的修養，磨練寫作的技術。

近年因物價高漲，作家們感受生活的壓迫，不得不計較稿費的多寡；可是，作品究竟不是商品，不論生活艱苦至如何地步，決沒有爲了稿費而寫作的作家。作家們不但要防禦低級趣味侵入自己的作品，尤其不能違背藝術的良心，專於製造低級趣味的作品，麻醉廣大的讀者和觀衆。憑藉麻醉性的作品，來增加收入量的作家，既發了國難財，又成了國難名，可說是，「名利雙輝」的新商人。

## 關於「搶救國文」

此刻許多人常把青年們國文程度的低落，深致憂慮，「國文月刊」上爰有「搶救國文」的呼號，以冀促動教育家育的覺醒，趕速想法在這一方面盡一點人事。我對於這些先生們的苦心孤詣，除了表示欽佩之外，無話可說。

現在從二十歲到三十左右的青年，不長於運用「桐城派」「陽湖派」的腔調，來撰寫訃告，墓誌銘一類的作品，以及不能套取「兩都賦」的辭藻，來奉觴上壽，歌功頌德，恐怕是最大的多數了；同時，據我們編過什麼雜誌及副刊的經驗，有些人投來的稿子，上氣不接下氣，連篇累讀的廢話，掩蓋了主題，拜賦之餘，不知所云，也是無法為諱的事實。我們如果要搶救的話，究竟怎樣搶救、從何處搶救呢？倒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有些老師宿儒們，主張乃舊談復桐城的氣派，選學的精髓，勒迫青年們再走上玩物喪志的絕路，兀兀以窮年，焚膏油以繼晷，把好不容易伸直了的背脊，重複彎曲像一把弓，使此刻的青年人再搖頭擺腦，抖腳吟詩，形成老氣橫秋的樣子。看情形，這一派人的主張，在眼前似乎是比較得勢的，我們看到大人先生的文告，多數是艱澀生硬的古文辭，高中以上的國文教材，很少採用現代的新文學這一點，還不夠作為有力的證明嗎？

平心而論，假定此刻學校裏的功課不繁重，而又不一定要把基本的科學知識，有計畫地傳授的話，我並不反對讓青年讀十三經，諸子百家，廿四史，以及古文粹，宋文抄，遼金元文集……這些煌煌的巨著，我們能夠為國家創造一些書獃子，雖屬無益，也未必有害；不過，在此刻「無科學即無國防」的號召下，我們窮日夜在科學上拼命努力，倘有「時不我予」之感；倘仍把不必要的故紙堆，重重的壓在青年們的肩膀上，實在是事實所不容許。我願意極少數自以為「舊學有淵源」的老師和儒，特別是此刻在大學裏坐皇皮的教授們，反躬自省一下，憑你們在舊學上所積聚的知識和經驗，在過去費了多精精力，多少時間，多少無謂的辛苦，才到達你們現在的水準？而從這些故紙堆裏兜圈子的先生們所帶來的結果，也並沒有做到承先繼後，發揚光大的程度，我所看見的，僅是你們自己的「體」，呈現着病態的特徵；近視，駝背，肺結核，面黃肌瘦，不良於行。因此「搶救國文」固然要緊，而「搶救青年」尤屬迫切之圖，就是說，教學者誠能寶重青年們有用的時間，精力和身體，使能在學校裏建立切實有效的科學基礎，培養生活的技術，豐富實用的必不可缺少的常識，一面盡量減少「故紙堆」的壓力，真是「其功不在禹下」。

現在學校裏的功課是那麼繁重，國文教授又不肯放棄成見，多多教授青年以日常應用的文字，便能不感到寫信記賬看報的苦痛，硬要把食古不化的經典，裝進他們的腦子裏去，以致出了校門的青年學生常為文字所苦，古代的東西，既屬模糊不清，而日常應用的知識，又窮於應

付，不免鬧出許多奇奇怪怪的笑話。記得有某次高中會考命題是『霍去病論』，有一位應考的青年莫名其妙，抓頭抓腦，不知怎樣下筆，時令是夏天，他疑心也許是霍亂病流行，要大家講究衛生，驅逐霍亂病的意思，因即根據這一個見解，放言高論，大做其一篇夏令衛生談。又某省的縣長考試，主考者以『廉吏，氏之表』命題，有一位渴望做縣長的考客，不知出自何典，便自作聰明地肯定是寒暑表的研究，即把攝氏表，華氏表亂說了一陣，最後說明這一種寒暑表，是廉利民這一位外國的物理學家發明的，他還杜撰了一大套理論，說這一種新發明的寒暑表，比攝氏表華氏表還要準確。……諸如此類的笑話，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多半是學校的國文教師想把全盤的改紙堆，塞進青年的腦子裏去，終於塞不進去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要「搶救國文」，與其要青年們「博古」，不如求青年們「通今」，能夠「博古通今」，當然更好；但「博古」不得，便是食古不化的殭屍，「通今」未達，猶不失爲一個具有常識的現代人。老實說一句吧！我們要「搶救國文」，並不是「維道統於既墜」，也不是「文起八代之衰」，而是要顧惜青年們的精神力與時間，千萬不可誤用和浪費，必須密切適合現實的需要，與科學作並行不悖的教學，使能相得益彰，常識豐富，對於一切實際的文字技術，有運用自如，左右逢源之便。最低限度的目的，也要使青年們做到寫信無別字，行文少破句，看得懂人家的文章，自己的寫作，也能有文成章，被人家看得懂。

## 超功利主義

『把握現實，學以致用』等等治學的信條，中國幾千年來的學人，無不遵守奉行，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各種學派，例如，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幾乎都是根據這些信條而立言，祈求見用於時王，立功於當世。中國的文化，確有最悠久的歷史；但仔細檢閱文化的遺產，古今學人由於急圖立刻發生實效之故，大抵是在倫理，政治，經濟，文章，法術的方向，致力獨多，對於比較疏遠的學問常日為迂闊而不近事情，無入問津。古代學者不談天，而談天的鄒衍，都認為說瘋話的惑子，譏評攻刺，不遺餘力。遠在幾千年前，即有人懷疑到天體的存在，未嘗不能打開一條研究自然的大路，使中國的學問，能夠早在自然科學上建立基礎，可惜，鄒衍的學說，在當時就遭受到嚴重的打擊，自動地熄滅了，這以後，日月星辰的運行，天氣氣候的變化，四季的花開花落，地面上一切生物的生長與死滅，地層下無限量的寶藏，就沒有人敢作學問上的探險了。因此，我們的文化儘管悠久，遺產就是豐富，在今天能夠利用於實用的，並不算多。

我們治學的方向，愈切近於功利，發生的效用，反愈暫，愈淺，愈有限，如果我們能立大志，把目光放遠一些，不汲汲皇皇於近功小利的爭取，而事實上所收的效果，必愈長，愈深，

愈無窮。牛頓看見蘋果落地，感悟到萬有引力的作用，便悉心研討，孜孜不倦，他決沒有預料到研討這些東西在將來有什麼用；達爾文拉馬克的專攻生物學，馬可尼愛迪生的試驗電波的流動，愛因斯坦的發明相對律……他們僅是為學問而學問，決不計及眼前的得失，及其成功，就能使全人類同沾莫大的幸福，他們也就能永遠享受無上的光榮，所以，超功利主義的意思，決不是『離開現實，學不成用』之謂，其目的就在不計較近功和小利，而必須要抱定宏遠的志趣，成大功，求大利。

歐洲文明源於希臘，在幾千年前，希臘的哲人，就都能對大自然發生疑問，急於要研究宇宙觀，揭穿宇宙的神祕，這便是開後來的學者們一個探討自然科學的契機，他們在學問上均有勇敢冒險的精神，他們認清了自然科學的道路，由真確的理論，創造新穎的發明，終於衝破中世紀的黑暗，透露黎明的曙光。在自然科學有了相當的基礎，自能影響到人生，使社會科學也能有組織，有體系，有秩序。我以為歐美較進步的國家其政治機構的健全，政治效率的增進，與其說是社會科學的成功，無寧說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效果。研究自然科學，不僅可以使人類懂得科學的原理和法則，而且能夠擴展人類的視線，推廣生活的範圍，養成偉大的胸襟，譬如說，研究政治的人，祇以個人和國家為對象，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的，就能由個人與國家，擴大到社會和人類，研究生物學的，就能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連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都在內，作為觀察的範圍，研究天文學氣象學的，整個的天體，都是他們要研究的對象，地球在他們眼光

裏，不過是小於太陽千萬倍，不及木星十分之一大的一粒行星，生物的發生，已有幾千萬年的歷史，就是在北平周家口發見的人猿，以時代計，距今也有四十萬年了，這樣說，人類的活動，太渺小了，那些近在手邊的得失，肉眼所能看得見的『鷄蟲之爭』，又算得什麼呢？

在中國，自然科學的知識，假設有一天能夠普及和深入的話，那種自私自利，虛偽欺詐，傾軋排擠，昧遠圖，急近功的劣根性，必可因為胸懷視野的開拓，澈底解消，積極幫助法令的推行，健全政治機構的組織，增進政治的效率。中國自然科學的落後，實在是文化上一個急於要補救的弱點！現在歐美應用科學的發達，都是根據自然科學的原理法則而來，我們要展開科學的應用，首先就要提高自然科學的水準，充實研究自然科學的設備，迎頭趕上近代思想家在自然科學上發見的成果。我們僅從應用科學的模仿着手，還是急近功，昧遠圖，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在今天的中國，固然要有整理儒家的傳統，建立新理學的馮有蘭先生，却尤其需要有人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任選其一部門，窮畢生的精力，不計一時的成敗得失，埋頭苦攻的牛頓，達爾文，馬可尼，愛因斯坦。我們既認清了苦攻自然科學，才是一條創造中國新文化的大路，我們就必須抱定超功利主義，不問路途的遙遠，立即造成爲學問而學問的風氣。



## 讀徐悲鴻之畫

徐悲鴻先生在陪都舉行畫展，陳列的作品，有二百餘幀，他在各地畫展中被方家購取的作品，當又幾倍於這個數字吧！徐先生抗戰五年來在藝術上的努力，國內藝人恐無出其右。

繪畫藝術的最高境界，是造境，傳神，達意，這三者一是以『寫實』為本。就是說，畫家們要不是潛心造化，觀察事象，搜求現實的核心，覓取萬物的精髓，而謂能達到藝術的最高境界，在藝術史上無此前例。

運用歷史作題材，也得要心寄遠古，神遊於那時代的社會生活，政治背景，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文化等等的影響，才可以反映那時代的現實。藝術家能深刻地把握到『歷史的現實』，未嘗不能使活着的人們獲得藝術上寫實精神的真諦，在線條，色彩和形象中，如同探蠶得珠似地發現到人生的祕奧。藝術家憑藉了豐富的經驗與修養，選擇他們的題材；在題材既經選定，不論是現階段的現實，還是歷史性的故事，都必須忠實於題材的本身，使能達到最高度的發展，適如其分的抒寫，是毫無異議的。如果有這樣的藝術家，預存狹隘的成見和偏見，抓住一段似是而非的歷史，故意刺諷自己所不舒服的人與事，盡量發洩個人的憤懣和不平，甚至歪曲歷史的事實，亦所不顧，像這些作品，並沒有把握到『歷史的現實』，僅是個人的空想，

幻想，和妄想。其結果是平白地糟蹋了古人，又無故地侮辱了今人。

王船山論詩：『君子之心，有與大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心，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這是藝術上不刊的名言！循此理而研求，『寫實之道，庶幾近之，』詩是這樣，畫也同理，一切的藝術作品，莫不如此。

此刻的作家們都知道以『反映現實，把握現實』相標榜，相號召，實際上以現實為課題真能盡到責任的作品，乃寥如晨星，可見寫實之難。記得韓非子有過這樣的記載：『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為難者？」答曰：「犬馬最難」。孰最易者？「鬼魅易。」』這是說明犬馬是人所習見的動物，人人都能說幾句或深或淺的批評；至於畫鬼魅自然是最容易，因為誰也沒有見過鬼，無法寫實；究竟是不是寫實了祇有天曉得，畫家自己亦不明白；所以誰也無法批評。藝術家們假使要躲藏低劣的技術，逃避人們的批評，那就祇有運用『畫鬼魅』的方法，從事他們的藝術工作，也許社會上無慮沒有歡喜『活見鬼』的觀眾與讀者，說不定會一窩蜂似地贊許你們的作品呢？

我在徐先生展覽的作品中，發覺到一個特點，就是關於歷史題材的描寫，可算是充分達到表現『歷史現實』的程度了，例如：田橫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等等鉅型的作品。當你在觀賞田橫五百士這一幀名畫時，田橫苦痛地離別流落孤島的五百士。五百士那種悲憤，沉

鬱，無可奈何的情緒，都在每個人的面部上，動作上，有着極端強烈的表現，表現的方式，無不隨着他們的年齡，性格，和站立的地位，有着明顯的區別；而田橫那種高傲不屈，氣宇不凡，毅然就道的精神，尤足激勵志士們的俠義。作者當開始作畫，必已將當時的情景，經過考慮熟思，悉心體驗了，他是在盡可能地寫出當時的現實，然却能充分揭發民生的氣節，深深感動了現代人的心。九方臬的題意，是取材於列禦寇的著書，敘說以相馬名世的伯樂，推薦其友九方臬於時王，承繼自己的職務。九方臬以良馬聞於王，王問馬之形狀，乃茫然不知所云，王語諸伯樂，伯樂深信九方臬必有所據。九方臬果在羣馬中物色他所稱道的名馬。在畫面上有着七種不同樣的青色，襯托牧場的氛圍，雖然圖繪在畫面上的馬甚少；但要使觀衆一觸畫面，就有「多」的感覺，而這些馬都是比較出色的，同時，要表現出九方臬所認識的馬，尤有着超逸絕塵的特色；同行者都驚異嗟嘆，而九方臬反淡然視之，不足爲奇，以見其識馬的才技。在作者許多重要作品中，九方臬是極難處理的題材，竟能有這樣的收穫，是深堪慶幸的。愚公移山也是作者聚精會神的力作，我很歡喜愚公的顯現在作者的畫面，這一位鬚眉皆白，熬盡痛苦的老者，却把堅決，忍耐，奮鬥的熱情，表現在嘴邊的微笑裏，生命的活力，充沛在他堅強的筋骨中，週遭是他的全家老幼，都在揮起鐵鋤，一往無前地努力移山的工作。作者要使觀衆們明知移山不易；但祇要有愚公那樣的決心與毅力，要把移山一樣時阻礙克服下去，決非難事；而愚公並不愚，那些遷就畏難的人們，實在是不智之徒呢！這一個正確健全的意識，作者是在藝術

的透視中，底激告訴我們了。

作者對於題材的覓取，是多方面的，因為他能在現實中留心觀察，他的作風，也就隨着題材的種類和性格，而有獨到的成就。有如馬的奔放，鷹的猛鴞，貓的柔順，獅的勇敢而慈祥，是他在作品中所常常把握到的真實；然他也能在『灘山春雨』，『晨曲』一類的構圖上，表現着芬芳沉醉幽美甜密的詩意。

徐先生在這一次的畫展中，『三將領』的造像，以及大詩翁泰戈爾的素描，實尤為不可多得之傑作，限於篇幅，不能略申鄙意，是我的憾事！徐先生受徒十餘年，桃李門牆，一時稱盛，造成中國純正的藝術風，其影響之深，當尤深於他自己在藝術上的成就；正由於他在藝術上的努力，能始終不懈，一秉至公，才能蔚成風起，公認為領導中國藝壇的大師！

今後，我熱望徐先生能稍分其餘力，涉獵中外文學上的傑作，特別是中外的思想史和哲學上的名著，多多體驗現代的人生，游泳到人海的底層，吸收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真實。我相信必更能幫助他發現新穎的題材，透過他優秀的藝術才能，創造不朽的偉構的。

## 學院風的藝展

中國美術學院在徐悲鴻先生領導下僅及一年，我們就能看到充滿藝術味，富有研究精神的藝展。確是難能可貴的事。

這一次展覽的作品，約有二百餘幅，全部是非賣品，雖不一定盡是劃時代的傑構，而配稱爲成功的作品，實在很多。我發現各學員常執有同樣的畫題！例如：岷江的索橋，磐溪風景線，青城山古老白菓樹……運用各自熟練的技巧，擅長的作風，從事於『獨出心裁』的描繪，使一般賞鑑者可在他們的的研究精神中窺知造化的奇奧，景物的變幻；所以，我們的賞鑑者也得要平心靜氣，把他們的作品，作比較的觀察，殊不能走馬看花，涉獵而過。爲要提高社會藝術欣賞的程度，使藝術家得到反省，追求真實崇高的理解，防範作品庸俗化，像這種『學院風的藝展』，必須常開。

在物價高壓下，除至少數國難起家的藝發戶，任誰都感到嚴重的威脅，連藝術的製作，也被迫着籠罩在『生意經』的溷廁內，當作變相的商品，拍賣於勢利的市場，不知不覺使人們的每一個毛孔，都充塞銅臭，裝滿法幣的臘紙氣，卽自命爲高雅的藝人，亦在所不免，這不僅降低了藝術的水準，所可慮的，是滔滔不返的人心，將益趨於下流。在這意義上，舉凡繪畫的展

覽，戲劇的上演，歌舞的表現，音樂的伴奏……能逃避『生意經』的淵則，偶而來幾次『學院派』的作風，不斤斤於物質的較量，把純藝術的趣味煊染得濃重些，或許能沖淡鄙陋的市儈氣，使人們知道世界上，有無數可愛而東西。決不是黃金所可交換的。也便爲富不仁，多行不義的人認爲萬能的黃金，遍遇着崇高的藝術品，或者是爲要握住一顆真實的少女的心，由於不能發揮黃金的作用而喟然嘆息；同時，使他們覺悟到凡能利用黃金收買的東西，正同一切的食品一樣，無論多麼珍貴的食品，一經消化就變成糞土了。藝術家的製作，以及其真實的少女的心，究竟不能以換得黃金爲滿足，究竟不是糞土。

在這裏，且把同題材而作風各異的作品約略比較一下。就在『岷江索橋』那幅作品中，六位作家的筆觸，告訴我們水的奔流，山的峭拔，古木的蒼翠，『索橋』的奇險，而他們作此畫時，卽在熱辣辣的夏天，仍覺得有挾纈意，誠如畫家費成武的題解，所謂『江山夏日寒』者是也。他們的作風，隨着性格和生活環境的不同，有顯然的區別，在李瑞年的畫面上，我直覺到一種深刻，沈鬱的生活味，他選取『岷江索橋』的側面，日光雲影，給山峯障隔着，山中的樵夫們從『索橋』上走過，自覺生活的歷程，每一步都同踏在艱險的『索橋』上一樣。作者是在暗示他的時代意識，說明我們雖有可能走過眼前的『索橋』，而我們的生活正同樵夫們一樣的艱苦，我們要從艱苦中掙扎。但當你看到張希英描寫『索橋』時，那種明媚的顏色，鮮豔的情調，碧綠的江流，使你感到快愉，畫面上有朵朵的雲彩，落花似的掠層巒而過，陽光透過薄

霧，揭開山側的陰影，使激動的泯江流，驟泛起金色的光波。同是「岷江索橋」的畫題，陳曉南張安治沈維的氣魄，浩瀚的態勢，正與費成武孫宗蔚秀麗的設計，巖奇的手法，相映成趣。他們的作風，當不難於「岷江索橋」這一個同樣的畫題中，見其梗概。

現在，我們不是要求藝術家爲生產而寫作嗎？我於此一次藝展，首先看到馮法禩的『第一把鎚子』，『宜山打鐵間』，『路工的晨炊』；尤其是畫家黃養輝在黔桂鐵路上耗費了較長的歲月，把建築黔桂鐵路的大工程，運用圓熟的藝術，作系統的描繪。這在中國藝術界是一件破天荒的奇蹟。

我們看到這次『學院風的藝展』，已有無限的期望寄托在初創的中國美術院。就在最近的將來，我就禱中國美術院卽有更大的成果，答復我們的期望。

## 『舊瓶裝新酒』論

「舊瓶裝新酒」這一問題，是通俗文學上一個主要的論點，不幸的很，討論至今，仍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如果，過去的傳奇，歌謠，大鼓，時調，小曲等等的作品，還有其廣大的聽衆和讀者的話，那麼，作者不惜犧牲自己的趣味，丟掉用熟的技巧，而自願採用便利於一般民衆容易瞭解的文體，以求宣傳的普遍和深入，這一個原則，誰也不能提出反對的理由。不過，我們要討論的，不是原則，而是怎樣把新酒裝入舊瓶的問題。

第一；所謂『舊瓶裝新酒』祇能作為通俗文學的一個方面不能代表通俗文學的全體。第二；有許多舊瓶的形式和內容，根本就是不通俗的，正同有許多高貴的新酒，一般平民決沒有享受的福分是一樣。

從舊瓶裝入新酒，不是誰都能勝任的。我們對於製作某一種舊瓶的技術，假使毫無經驗，就不必浪費時力。好在熱愛舊瓶的讀者與聽衆，不是民衆的全體，而僅是佔有極小的一部份，因此，需要我們工作的方向，也就不必集中在一部份，反而忽略了大部份的讀者與聽衆。舊瓶裝新酒，是利用舊形式來表現新意識的一種方法；但是，寫作者不熟悉舊的形式，就



無法裝入新的意識；不瞭解新的意識，就不知道配合那一種舊的形式。舉例說：像京音大鼓的悲涼沉鬱，梨花大鼓的纏綿悱惻，用以表揚英勇的抗戰，宣露敵寇的暴行，是可能有效的；然寫作者假使不懂得關於編製鼓詞的技術，要企圖嵌入新的意識，就異常困難了。舊的鼓詞，所以能陶醉少數聽衆的緣故，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鼓詞的本身，有着完整的故事，合法的節拍，動人的描寫。鏗鏘的音調，所以，演唱者能根據師傅及自己所發覺的經驗，把故事的情節，人物的性格，運用深刻的動作和表情，有聲有色地介紹於聽衆。此刻在鼓場中曾被演唱者所試唱的新聲，無論演唱者在技術上怎樣成熟，演唱時怎樣賣力，但聽衆均寂寞寡趣，沉沉思睡，叫座的程度，遠不及長板坡劍閣聞鈴等舊調於萬一，這原因與題材及唱奏的技術無關，當然還是由於新聲的編製方法，未盡合於舊詞所必須具有的條件，使演唱者有利用動作和表情，發揮故事情節的可能；因此，凡不懂得「舊瓶」的構造而妄思裝入「新酒」的作者，其結果，徒然浪費「新酒」而已！

舊的瓶不一定能裝入新的酒。能裝入新酒的舊瓶，我們還得考察那舊的瓶應用範圍，是否普及。假使，那舊瓶已被社會所廢棄，即能裝入新的酒，是徒勞無功的。或者那舊瓶的應用範圍非常狹小，也沒有選用的必要。有許多舊瓶，並不通俗，常為一般落伍的知識份子所熱愛，所以，到今天依然存在，我們採用這一類舊瓶裝入新的酒，爲了落伍的知識份子能感應一點時代精神的緣故，我絕無美議。不過，像這樣的工作，廣大的民衆，仍沒有得着適當的讀物，換言之，便是與提倡通俗文學無關。

## 偉大作品的標準

作家們都知道利用文學作武器，深入人民衆，喚醒他們參加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鬪爭了，惟民衆的知識水準，誰也沒有測量過，怎樣的作品，他們便看得懂，沒有一定的把握；因此，關於寫作通俗文學的問題，祇要確定了我們的原則，是爲了喚起民衆，參加鬪爭的，作家們就根據這原則，立刻去找題材，找到題材，馬上就寫。即在初則試驗時，免不了失敗，但經過相當的時間，定能把握民衆的脾胃，給以適宜的精神食糧的。我不相信寫作通俗文學作品有一定的公式，最靠得住的方法，祇有把寫成的作品，拿到民衆面前，腳踏實地去試驗。你以爲他們看不懂的東西，而他們反津津有味，你以爲他們一定能懂的東西，而他們反莫明其妙的事實，舉不盡許多。

把文學力求通俗化，深入到從無機會接受文學的讀者羣，便能普遍展開文學的力量，這樣一件負有時代使命的重任，我們急不及待地熱望作家們擔當起來，但是，在此刻所需要我們努力的方向，不僅是一方面，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事業，需要有人去努力。換句說：就是：當我們準對了普遍深入的方向積極努力時，我們不能忽略一般知識水準較高的讀者，即作家們原有的讀者，以及比較高級的讀者。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的，在社會各階層中，實佔有最重要的

地位，一般的民衆，常缺乏基本的常識，判斷當前的是非與曲直，辨別人事紛紜中的真偽與虛實，他們完全是把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動，當作標準，惟知識份子的「馬首是瞻」的；如果在今天同時也必須使全體的知識份子一律參加戰線的話；那麼，作家們在又一方面，是應該積極提高作品的水準，注意藝術的修養，爲知識份子創造更成功的作品。但我們不能以「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這一個責任，難到當代的作家。不錯，此刻有的是偉大的題材。然因爲中國文字運用的困難，形容詞，助動詞的單調與不容易起變化，要把所謂偉大的題材，表現得合於理想的標準，尚須經過一段磨練的時間。況怎樣的作品，才算偉大？偉大的必要條件，究竟是什麼？也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個所以然來。自己不努力，專於責望人家要努力，是懶惰；自己不努力，僅是提出一句籠統的口號——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企圖一筆抹殺人家的努力，是嫉妒。

有人這樣說：『現在的文藝刊物太多了，都是千篇一律的，差不多的，都是老百姓看不懂，知識份子不必看的東西。……就是一律停刊，於抗戰建國的前途，並無關係。……』這些話，不能說全無理由。可是，略加分析，就不免犯着極大的錯誤。第一：照現在的幾種文藝刊物，在數量上不算多。第二、我們必須要使老百姓有看得懂的讀物，是顛撲不破的定則；我這必須使知識份子也有值得一讀的作品，是作家們天經地義的責任。

民衆們知道的東西不算多；所以，一般的文化運動，尤其是文學工作，要力求普及。同

時，我們又感覺知識份子的責任特別重，而他們知道的東西，是否已經夠多，是一個疑問；因此，一般的文化界——連文學在內，不能不努力於水準的提高。內容的充實。

前面已經說過，文學所以要求深入與普及，其最高原則，就在喚起民衆，共同參加民族解放的鬪爭。現在，我們爲什麼要提高文學的水準，什麼是文學較高的水準呢？我以爲也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原則，凡能充分表現這原則的作品，就是水準較高的作品，就是比較成功的作品。

文學的正確的原則，簡單言之，就是發揚民族進步的精神，歌誦民族崇高的道德，創造民族偉大的性格，並能運用優美熟練的技術，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使民族各分子的心靈裏充滿共同的情操與思想，促進全民族的統一與團結。

在英國公認爲十二種不朽的傑作，第一是聖經審定本內的詩篇，約百全書及聖保羅福音，第二是聖徒前進曲 (Pilgrims Progress) 第三是沙翁的悲劇與史劇，第四是米爾頓的失樂園，第五是華茨渥斯的短詩，第六是威士利 (Wesleys) 活特 (Walt) 考怕 (Conper) 的讚美詩，第七是拜恩 (Burns) 的社會詩，第八是狄更斯的小說，第九是德福 (Defoe) 的魯濱孫飄流記，還有三種就是格利 (Gray) 的愛兒傑在鄉村教堂裏 (Zeggy A. M. Centry Churchyard)，鮑思偉 (Boswell) 的約翰孫自傳 (Life of Johnson)，史考脫 (Walter Scott) 的 Heart of Midlothian。這十二種作品，並不全是因爲技術的優美，最主要的一點，還是在這些作品能於偉大的情操

中，含有充分的團結民族的力量，影響英國人心，廣大而又悠久的緣故。各國的政府與民衆所以特別尊重文藝作家，都因為他們在作品中創造了偉大的民族性格，崇高的民族情感，在無形中做了國民的模範，使國民學習模倣，激發他們愛國的熱情，把種族間的隔膜，由於偉大的民族情感的融洽，達到自然而密切的團結。這些，却是各國文藝作家在其工作進程中所時時印入心坎的目標；他們的文藝批評家是根據這一個方向批評作品的能否永久，及有無藝術上的價值的。高爾基的爲蘇俄所崇奉，也就因爲在他的作品中，能創造蘇俄國民的新典型，即以勞動家的姿態出現於社會的新英雄，作爲國民人格上的標準的緣故。總之，任何時代成功的文學作品，都是國民的模範，深深地影響到各個民族的發展的；任何時代的民衆，都不免受着文學的感應，使他們的思想，情感，生活及行動，發生根本的變化的。因此，爲此刻中國的文學作家另一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至大的努力，創造偉大的民族性格，歌誦崇高的民族道德，完成民族的團結與統一。

## 嚴重的侮辱

侵略的戰爭是殘酷的，但反侵略的戰爭，是萬不得已的一種至大至剛，仁至義盡的舉動。

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民族，尤其是一般文學家都有樂於謳歌太平盛世的習性，一接觸到亂離蕭條的敗象，便會發生無窮的感慨，表之以聲色，形之以筆墨。可是和平是犧牲的代價，現在，戰爭的勝利，是必然無疑的了，不過爲要爭取和平的勝利，尙待我們付予極大的努力，這是任誰都應該負責的，尤其是時代前驅的文學家們。

民族的生存，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如果我們的民族，能由於大家的協作和努力，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在世界上永遠呼吸自由的空氣，享受幸福的雨露，那麼在這時代成功的作品，一定能伴隨民族的生命，同垂於不朽。

多數的作家們，都跑到時代的最前線，抬起頭來，顧盼這冷酷的現實了；惟不能不認爲遺憾的，就是還有些作家，到今天還沒有參加神聖的戰陣。

他們如果以爲把文學服務於抗戰，是功利主義，是給文藝之神一種侮辱的話，那麼，我們便要發生疑問：

「文學的偉大使命，究竟是什麼呢？」

我想，他們是不能回答這疑問的。嚴格說來，無論是那一類型的作品，都是有所感而作的，作者要是有所感而賦詩，有所爲而寫劇本，那不是把文學當作發洩的工具嗎？那不是同樣地把文學當作了武器，給文藝之神一種侮辱嗎？

人們好像常常說起離騷，史詩，新生。浮士德這類的作品；是屬於「純文藝」之一流；但屈原假使不是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決賦不出離騷那樣動人的詩歌；荷馬的史詩大部份是頌讚英雄的，所以辛克萊簡直地說是統治階級的宣傳品；但丁不是爲了追求一位少女利比史的愛，新生那樣的傑作也是產生不出的；歌德的浮士德根本就是描寫靈與肉，理想與現實發生激烈衝突的作品。這樣說，文學家如果要躲在象牙之塔，爲文藝本身的利益而服務，很不幸，事實告訴我們，無論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不獨找不到超社會而存在的文學作家，也苦於找不到專爲文學本身的利益而存在的文學作品。

我覺得文學家除非在憧憬着理想的未來世界，或者是專心一志從荒遠的古墓裏企圖盜取枯骨的古董商人，他們才會硬着心肝，逍遙於局外；不然，無論任何人，尤其是文學作者，決無法逃避毒辣的教訓。在法蘭西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清涼的旋風到處吹遍的時候，就是固執藝術絕對自由的波特萊爾也會即刻着手於革命雜誌的出版了，而且放聲向着國內的文學作者高呼道：「藝術非爲社會的目的服務不可。（藝術與社會生活38頁。）法國大詩人雨果當德國進攻

巴黎，感到滅亡就在眼前的時候，也不得不三致書於德意志民衆，喚醒業已消沉的人道精神。（原函刊在氏所著「自放逐以後」一書中。）像這些作者，能有閒暇的時刻，給他們吟風弄月，消遣暮年，原是最適合於他們理想的一件事；無奈現實的教訓，直接加諸於人類的壓迫，實在是最酷辣，最不講情面，文學家要逃避現實所給予的教訓，怎麼可能呢！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在我們神聖的領空，驕縱地翱翔的時候，斷不會特別優容少許藝術至上主義者，仍舊安居在研究室裏，好整以暇地研究詩歌的音韻與格律，甲骨文石的真偽的。文學必須站在現實生活的立場，才足以發揚它的生命，這並不是文學批評者泰萊（Hikkolyte Tainene）的創見，實在是他的發現而已。因為一切文學作者，誰能離開現實的教訓而寫出較有意義的作品呢？這就是說，文學作者不必常常關閉在研究室裏，應該把頭伸向窗子的外面，多多地探求現實的真相。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發洩他們侵佔的獸慾，不惜動員海軍三分之一的力量，空軍四分之一的力量，陸軍二分之一的力量，大舉向中國侵犯的時候，作家們能把日寇兇惡的面目，殘殺非戰鬥員的暴虐，違反國際公約施放毒氣的慘酷的事實，映照在文學作品中，或者能將中國士兵們忠勇抗戰，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戰績，出入於冰天雪地中的關士們那種堅苦抗戰的熱情，編成劇本，寫成小說，實在是偉大的時代中所產生的偉大的號音，特別是英美和我們的新約成立後，中國百年的枷鎖，已於一旦撤除，作家們誠能引作主題，發揮民族自尊自重的奮關精神，更有時代的意義存在着。如果在藝術至上主義者的眼光裏，依然確守着凡是不能超現實而獨立存在



的作品，其藝術價值至多不能高過通俗無聊的「馬占山演義」，這是給中國文學界一個嚴重的侮辱！

在全民族的生死關頭，一切慘痛，殘酷，大燬滅，大破壞，已儘可能地暴露，我們的呼吸，必然是因着戰爭的延長，一天緊迫一天，一般的民衆是受不住這低氣壓的逼迫的，因此，文學作者應該振作起來，捉住最重要的時刻，打破沉悶的氛圍，鼓動向上的勇氣，奮發革命的朝氣，加強鬪爭的熱情，把自己最善的努力，貢獻於苦難的民族。

文學作者都是同爲民族戰士的一員，全國民衆抗戰的精神，要使能與前線苦鬪的壯士們的血，同樣的沸騰與持久，始終不會有鬆懈的時刻，是文學作者的責任；因戰爭所發生的實際的問題，應如何就能得着圓滿的解決，也是文學作者的責任；戰時教育如何設施，社會經濟如何組織與分配，政治機構，怎樣就能便利於抗戰的開展，農工生產的速率，如何策進與鼓勵，無一不是文學作者的責任。文學作者應該竭其所能，實現智力與勞力的協作；要使人民與政府結成一體，戰爭與文化，打成一片。

## 藝術有用論

謝六逸先生在貴陽中央日報上曾經大聲發出『藝術有用論』的號召，要求貴陽當局立即在科學館內建築一座樸素實用的藝術室，他那種提倡藝術的熱忱，必能獲得當局和民衆的贊助，是無疑的。在他所作『貴陽缺少的是什麼』一文中，提出藝術有用的原則：『有用的藝術，可以使人與人彼此瞭解，互相合作，增加社會的親愛力，蔚成全民族的精誠團結。』真是不刊的名言呵！因爲任何民族的文學均足以爲其民族生命的樞樞，影響民族生命的發展，先之以轉移民族的氣質，繼則造成民族的本質。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在作品中所描寫的偉大人格，歌誦的光明面，以及咀咒的卑劣，無恥的行爲，暴露的黑暗層，都可以深深印入讀者的心坎，發生劇烈的情緒的昇華，積極改變人生的態度；爲要使全民族各分子的心靈，愈增和諧，祇有從文學上盡量充實各分子心靈的內容，把民族的立國要素，藉詩歌，小說，戲劇等等的陶養，在不知不覺中由離心而向心，由分裂而和諧，以造成全民族思想的統一，進而建設賴以立國的民族文化。

文學作者能遵循這原則努力於寫作，其作品不論能否成功，必與社會有益而無害。不過，作者們如果沉淪於享樂主義的泥沼，僅憑個人的偏見，專事帶有毒素的宣傳；或則缺乏藝術的

良心，抹殺是非，混亂真理，妒嫉別人的成功，而猶運用其巧妙的辭藻，文飾自己的錯誤，并且引誘盲目的羣衆來恭維他們的錯誤，甚至無故遷怒到一切，妄想燬滅了一切，藉以發洩個人的『不得志』，像這一類的作風，就祇能增加社會的戾氣，使人與人的關係，分崩離析，大家存着陰險殘酷的壞心腸，處處設防，佈電網，埋地雷，抵禦別人的暗算。所以，文學作者要是違背了這一個原則，其作品不但是無用，而且是有害的。

我們爲要使藝術做到有益於社會的程度，就必須根據謝六逸先生提出的原則，盡可能地獎勵藝術的製作，推進藝術的事業，例如廣立藝術館，藝術獎金，及發展純正的藝術運動之類，但同時更必須澈底清掃一切含有毒素的作品，使這些作品找不到生根立腳的據點，我們寧可讓社會無藝術，決不能使藝術害社會，就是荒涼到像沙漠一般的社會，也要比毒菌滋長，微生物叢生的社會好得多。

抗戰到今天，有心人都有一個同樣深切的憂惶，就是，我們在七年來血火連天的苦戰中，已將打出新中國的根基；可是，作爲建設新中國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人的心』，大有每況愈下之感了。由於少數發國難財者的操縱囤積，造成生活上的空前困窮，而這些人不僅未受到法律和輿論的裁制，反是趾高氣揚，青雲直上，到處春風似的，卻有使好人不能安於自己的崗位，不好不壞的人，加速跑到作惡的路上去，少數已經作惡的人，就祇有愈益沉淪到阿鼻地獄裏，永不復返的種種情勢，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以，如何挽回陷落的人心，確實是文藝界

當前最切要的課題。

六逸先生又說：『在今天要想用藝術的力量，感化第一流的蠹蟲，雖三尺童子，也知道是無濟於事的。』這不是痛語，而是一句老實話。正因為第一流的蠹蟲，是國法所不容而竟能巧妙地躲避國法的罪犯，他們的良心已經喪盡，早復返於原始的屬於八獸之間的一種無理性的動物，最高尙的藝術，雖能使鳳凰來儀，百鳥起舞，感天地而泣鬼神；而要格化冥頑不靈的害馬與國蠹，是不會生效的。不過，藝術家們也不必因此灰心，藝術畢竟是有用的，牠能使好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不好不壞的人，振奮向善的勇氣。其實，那些第一流的蠹蟲，縱能以作惡的方法，掠取成萬成億的不義之財，在全國同胞救死不遑之際，獨自驕奢淫逸，縱情聲色的享樂，但當他們泯滅的良知偶然復活時，一定的，也是異常痛苦的。你能相信他們的生活比到心地光明，澹泊刻苦的人們更幸福嗎？不會的，他們較之一般僅在物質上感受痛苦的人，實在還要痛苦。他們耽心着國法的顯戮，掛慮着資金的喪失，物價的忽漲忽落，會使他們喜愛無常，誠惶誠恐，陷於精神錯亂的狀態。在他們鷄鳴而起，孜孜爲利的時候，也是抱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其辛苦艱難，並不下於孜孜爲善的人們。在他們揮霍不義之財，悖入悖出的時候，正同孜孜爲善的人一樣，也是不睡覺的人。吳梅村詠吳王台詩云：『台畔臥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是的，大家都是通宵達旦，決不休息，拼命幹到底的人，所不同的一點，人家的不睡覺，是在生聚教訓，勵精圖治；而有些人的不睡覺，是在跳舞，醉酒，狂

，濫賭，和國家的元氣作對，替自己的壽命作對。

總之，人心的陷落，是眼前最值得關注的暗礁！我們決不能任其江河日下，滔滔不返，無論如何要竭盡一切的可能，把陷落的人心振作起來。振人心，對外要發揚正義，對內要扶持正氣，正義存，公道必伸，正氣盛，邪氣必衰，欲求斯效，匪異人任，全國藝術家們是責無旁貸的！

## 漫談小說創作

## (一) 作家們的兼職

文藝創作必須經過檢討，才有進步，當中國的文藝批評家們相率擱筆，沉寂無聲的時候，作家們爲了求作品的進步，自己起來先作自我的檢討，寫出文藝各部門的創作經驗，供大家研究，以祈得着一個比較合理的結論，當然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補救辦法。

不過，由作家們來自兼文藝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職務，有利亦有弊，利：作家們曾親身經歷寫作的過程，讓他們自己來做一次寫作經驗的報告，也許更可靠些。弊：作家們因爲習慣了自己的寫作方法，不免扭於先入的成見，固執自己的弱點，愛惜自己的錯誤，不肯接受公道的糾正；甚至定要把自己的成見，弱點，錯誤，用巧妙新穎的辭藻。文飾到使淺薄的讀者誤以爲真理的程度，盲目的信仰和服從。

同時，在作家們的筆尖上所寫出的關於作品本身的批評，有許多理由使我懷疑他們的真實性。第一、作家們來兼做批評家，常不能在一般的作品中找出客觀的標準，而僅僅站在自己所能達到的水平上，來觀察別人的作品；所以，凡所稱道與糾彈，未必都是由衷之言；第

二、作家們祇記掛着自己的作品怎樣就能獨樹一幟，壓倒流行的作品；因此，多數的作家，到自己的作品形成固執性，停滯不進時，往往沾染『孤獨癖』及『反流行性』的毛病，暫時放棄寫作，改做批評家，企圖以一筆抹殺的方法來揮倒比自己較好的作品；相反，他們所誇讚的作品，倒是不值得誇讚，甚至是非常幼稚的劣作。

我爲此言，並無任何作用，不過是拆穿西洋鏡之一種，希望讀者們遇着有文藝批評這一類的標題時，必先看一看寫作者自己是不是作家？如果是作家，當你讀完了批評的文章後，你必須把被批評的作品仔細研究一下，你千萬不要很容易地拋棄自己的意見。

## (二) 小說的語言

朋友姚雪垠在其近著『小說怎樣寫成的』一書中，(商務大時代文藝叢書之一)曾提起小說的語言，應該在土白方言中選取，他反對因襲舊式的文縷縷的『文言』，但也不贊成一般作家們在創造新式的歐化的『新文言』。我很同意他的主張。不過，小說家另一個使命，除接受優良的傳統的表現工具外，還有一個嚴重的使命，就是爲我們的民族創造新的語文，以應付新的生活和環境。至於在作家們寫在紙上的語文，如果是一種新式的文言，並不是現代人採用的語文，那祇能說創造的方法有錯誤，但不能因噎廢食，阻止作家們創造的勇氣。在方言土白中，確有着未經作家們提鍊過的精華，我們要拿出真憑實據來，鼓勵作家們在這一方面作不斷

的試驗，也許可以使僅有二十年生命的新文藝增添半副新鑄的鉛字，或者使作家們在其語句的運用上，能夠發現更妥當的植字術。惟現成的方言土白可以適用於小說的描寫的，俯拾即是，作者還得要加以嚴格的選擇，不然就會使作品陷落在陳腐濫調的泥沼裏去。關於這一點，朱光潛說得好『流行的語文，像流行的貨幣，磨得精光，捏得爛坊，有時須泛值，有時甚至不能兌現。……古今中外的作家能從陳腐濫調的泥沼中爬出來的人，才是真正的創造者，開闢風氣者。』他的意思是說，作家們假使能把精光爛污的語文加以一番揉捏洗鍊，給他一種新生命，新形象，新價值，是不容易的事，也同澈底創造同樣的艱難。

小說的語言，是不應該因襲的。如果，作家對於所要描寫的對象，能深刻地熟悉對象的內在，構成故事的中心人物，都能明確地分析他們的性格，作家們為要達到描寫的確實性，會逼着他們在廣大的字彙中，先求得最適當的字，而後構成最適當的句子盡其描寫的能事的。

### (三) 要選取當前最切要的課題

抗戰七年來，我們的小說作者總算是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孜孜兀兀，從沒有休息過。可惜，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還未能循着當前最迫切的需要，作更有效的努力。我們的作者在作品中所告訴我們的，有些僅是根據個人感觸到的現實的一角，和其生活境遇十分切近的一角，擬定寫作的計劃。而這一角，有時候祇能算是諸多問題中的一個次要的問題，甚至是不必要的問



題。此時此地急需解答的問題，反因為作家們『一心無二用』的緣故，輕輕地擱下來了，結果作家們寫下的作品是一大堆，同時，作家們擱下的急於要解答的課題，也是一大堆。如果在作品所能發生的效率上說，作家們的時間與精力，不能不算是相當浪費了的。

固然，作家的選擇主題，常為自己的寫作才能及趣味所限制，祇能把素習的題材，作為寫作的資料。要他們在倉卒之間，盡棄固有的一套，把寫作的傾向和趣味，密切配合時代的需要，為抗戰而寫作，在技術上自不免生疏隔膜之感，未能工作得更好。但時代在進步中，作家們正應該在進步的熔爐裏，把寫作的經驗，技術，知識，經過再鍛鍊，而後操持再鍛鍊的新武器，表現新發生的主題，執行時代所付予的任務。

在抗戰已入第八年度的今天，我們愈要展開寫作的寬度，尋求現實的深度，作家們決不能再在無補於危亡的瑣碎事件上，漫無涯涘地浪費我們的精力和時間了。當勝利期近，艱苦日深，我們必須超過極大的艱苦，才能擒取最光輝的勝利，這是抗戰到了現階段新發生的一個非常嚴重的主題。作家們的手和眼要緊緊地握住這一點，澈底看清這一點，盡可能地撥開民衆憂鬱的迷霧，指示將來無窮的希望，強調他們最後勝利的信心。與此同樣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我們是為了建國而抗戰，建國的第一步，是建立國民向上的心，求進步的心，勇往直前，去為公的心，親愛精誠，通力協作，忠於職守，務求自效的心。建國必先建立建國的心，要不然，就無從實現建國的宏圖，我們千百萬苟延殘喘的後死者，就對不起為了抗戰而拋去生命的忠烈。

我們對於次一代的孩子們，就沒有盡到做父兄的責任，因為我們萬不能連累次一代的孩子們做人家的奴隸牛馬啊！可是，多數人的心，是不是已在抗戰的血火中，經過陶鑄，洗鍊，型塑成一顆建國的心呢？那祇要看到伴隨了抗戰所不當發生而竟發生的許多事實，例如奸商的囤積，物價的不合理地上昇之類，就知道多數人的心，大有滄海橫流，愈趨愈下的危險了。所以，作家們不能不正視現實，選取當前最切要的課題，予以迎頭的痛擊。

## 幾個舊課題的新發現

在抗戰初期的作品——即從第一個七七，到武漢時期的作品，便以動員民衆，鼓吹團結，加緊生產，健全政治，作爲寫作的課題。到抗戰的中心，因戰略上的關係移動到陪都以後，作家們——至少是大多數，差不多仍舊在這些課題中，搜求素材。這些課題誠然是救中國，救民族的要着，抗戰愈延長，愈感覺牠們的嚴重性。惟抗戰已邁入第八個年頭的今天，關於寫作的課題，自然又跟隨客觀環境的演變，有許多新的發現。

我們不否認作家們在過去的文藝工作上所發生的宣傳的實效。不過，文藝的內容與形式，也必須配合時代的需要，更求充實和進步，是應無用議的。筆者是在抗戰中密切關注一切文藝作品的一員，憑個人的經驗，深深覺得多數的作家，祇是先從壞處看，沒有能把目光集中在比較進步的事象上，予以正確而無私的透視。如果，中國一切的一切，真是到處不景氣，決不會延長到今天，並且打出許多必然勝利的鐵證的。

實在說，中國經過長期的奮鬥，新的生機，已從廢墟上生長，而頑舊的，腐化的殘渣，都已漸歸淘汰。一般的民衆，由於敵寇殘忍的殺戮，已有了求進步的決心，如同過去那種麻木，敷衍，忌嫉，孤立……等等劣根性，都因爲必須亦誠協作，抵抗頑敵，才能避免滅亡的緣故，

已相當減少。同時，在毫無組織，一般散沙的時候，誰都是夜狼自大，目空一切，惟我獨尊的；但一遇頑敵來侵，我們就是時刻在團結上用工夫，反感覺團結的力量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甚至即能做到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們的心，真變成了一顆心，猶有不能渡過難關的憂慮的。因此，凡有足以破壞團結的言論，行動和陰謀，必為八人所深惡痛絕，公認為國人皆曰可殺的叛徒。我以為這便是中國人在抗戰的血火中所鍛鍊而成的最進步的道德！關於這一個課題，在以前的作品中，似乎也有人提及；但在今天，同盟國大舉反攻的前夜，有組織的團結協作，還是爭取最後勝利的第一義，不僅自己要加緊團結，盡力協作，即同盟國之間，也是一樣。作家們實有更進一步把這一個嚴重的課題，在作品中充分闡發的必要。

此刻最令人焦心的，是米價的扶搖直上，連帶地拖着各種物價跳躍地昇高。因此，管制物價，使不至於飛漲無盡時，祈求奸商豪猾，激發天良，千萬不要利用國族的危殆，掠取自己的蠅頭薄利，而貽舉國同胞以無窮的禍患，這在政府是努力了好多年的老工作，而在我們文藝界也是一個寫了好多年尚沒有得着確實解答的舊課題。

作家們是不願把這個國族的肺結核，作為寫作的課題的，作家們的筆，是要用以記載光輝的戰史，寫下神聖的『抗戰』詩篇，留給世代的子孫，想見當時抗戰的偉業。可是，就在此刻，這一個十分憎厭而又覺乏味的課題，還是不能不寫。

在前年參政會開幕，領袖訓辭，痛斥商界敗類，不惜以國族的生死存亡作資本，昧盡天

良，撈取最卑鄙無恥的『國難財』。訓辭的深切沉痛，祇要是稍具人性的人，誰都要慄然起敬，內疚於神明的。但是，像這樣一個嚴重的課題——有關國族存亡的課題，橫在每個人面前，而我們常自許為站在時代前面的文藝作家們，到今天為止，並沒有透過文藝的各種形式，殫思竭智，苦苦地求到癥結所在，提出具體有效的解答，這是不可諱言的一種極大的疏忽！

作家們為要使這課題在作品中反映得更真實，更密切把握住現實，僅是浮光掠影似地捕捉一些皮相的現象，是不夠的，我們要隨時隨地，作深度的考察，尋覓這一個舊課題的新發現。我在兩年來，曾決心以削平米價為主題，尋覓關於『米價高漲』所發生的種種實際的影響，編寫一個五幕劇——『維他命』。最近，我又發現了極可寶貴的新材料，及朋友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因即將全部的故事再組織，再提鍊，重行寫成一個四幕劇——『情盲』。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探求到一個可驚奇的現實；就是，在此刻真是憂慮物價上漲不已的人，倒不是一般從手到嘴的心力勞動者了，而正是刺激物價上漲的那些『有錢無處用』的人們。這些人曾用盡方法，使從各地運進的物資，提高到荒謬的地步，勒逼大家盡其所有，購取必不可少的僅等於零的物資，於是，他們的資金，乃由一而百，由百而千，而萬而億，竟在一剎那的時間內，飛躍到他們夢想不到的數目字。但在此刻當他們要拿出血本來，再購辦外來的物資時，漸漸感覺到自己的血本，也大大地貶值了，他們辛辛苦苦，跑仰光，飛昆明，從天遠海角，糶賤販賣，所提高的資本數目字，根據他們所刺激的高物價，和原有的血本作一次切實的比較，資本的價

值，也就加速地倒退，已倒退到由億而萬，由萬而百，由百而一，而僅等於零了，其結果，不賺錢是蝕本，少賺錢是蝕本，就是多賺錢同樣是蝕本。至於一般從手到嘴的心力勞動者，幸有政府德政的普及，已有平價米可領，定量分售的生活必需品可購，凍死餓死的憂慮，似可避免，他們的購買力反正是降到零度以下了；所以，對於物價漲落的痛感，也沒有先前的敏銳了，正相反，那些驟獲暴利的人們，都被冷酷的現實，拍醒了昏愚的知覺，無不澈底明白擴大了資本的數目字，就是縮小了資本的價值率，似乎也在杞憂物價的上漲，將是他們一個制命的打擊，無異是走上經濟自殺的絕路，他們爲了穩定既得的暴利，也頗有穩定物價的要求了。政府能乘此時會，運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公正無私的態度，來把一切物價有計劃地整理一下，確實是好機會，是不至於有什麼了不起的阻力的。

在這裏，我敬向全國文藝界提供了幾個舊課題的新發現，對於我們如何就能澈底把握現實這意義上，不算是毫無裨益吧！我想。

## 兒童最需要的禮物

幾天之前，剛以蓬勃熱烈的情緒，慶祝第一屆青年節，今天我們又抱着極大的欣喜，發出真摯的聲音，歌頌兒童節。

青年節舉行在兒童節之先，大哥哥是應該跑在小弟弟前面的，因為我們是長幼有序，相親相愛的行列。青年是民族的新生命，兒童是新生命的新血輪，大家口強不息，攜手並進，才能蔚成民族復興的象徵。

兒童節，這個充滿希望性的節目，使每個人都從永不復返的年代中，喚醒了值得回憶的童年。在今天，無數天真活潑的兒童，雖然同他們的父兄一樣，在艱苦的生活漩渦裏，受盡了磨難，失去了應有的健康和幸福；但摧殘生機的寒冬，已經消逝了，現在是風和日暖，光輝燦爛的春天，那些被大時代淘汰的渣滓，怎麼也壓不住新中國幼苗的成長。可愛的小弟弟們！從你們的櫻桃小嘴裏，播出的清歌妙音，圓圓的蘋果般的臉蛋上，顯現的愉快的微笑，足使辛苦的工作者，遺忘肩頭的重壓，疲乏者不感覺生之厭倦，前線勇敢的鬪士們，爲了你們的將來加添戰鬪的活力。

今天，你們都在勝利來臨的前夕，歡呼地舉行自己的節目，應該慚愧的，是我們這一羣精

神勞動者並沒有爲你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努力耕耘；所以拿不出什麼較好的禮物，來紀你們的節日。當你們還睡在搖籃裏的時候，爲你們父兄的一代從未見聞過的人類大悲劇，已經正式揭幕了，你們所接觸的印象，知道的東西，比我們這一代要豐富得多，深刻得多。我記得在我們的童年時代，先生祇教我們認識幾個無意義的方塊字，把深奧的線裝書，處處需要，龍文鞭影，幼學瓊林……作爲啓蒙的讀物，其實，那些教書的先生們又何嘗明瞭書中的意義呢，他們不過多認識幾個方塊字。到我們所認識的方塊字和先生一樣的多，或比先生更多時，我們的身體，在童年時代就受到無情的損害，我們的腦筋，就會頑固不化地拒絕一切科學思想的接受，先生所賜予我們的，是近視、曲背、肺結核，見到數目字就發生頭痛，無論那一種科學，那一類的健身運動，絲毫不感覺興趣。在當時，先生是以讀書不必求解，長大便罷了了的態度教我們，而我們是以讀書不求甚解的方法，讀完這些書的。我所能記憶的是幼稚的胃口，怎樣消化不了生硬乏味的食糧，被迫在先生的嚴厲鞭策下，苦苦地磨到我的腦筋，至於那時候印入腦子裏的，究竟是些什麼，今天已無影無蹤，拋在九霄雲外了。說起來真有點寒心，當我們正在迷魂陣裏兜圈子，摸不到出路時，人家已在科學的實驗室裏和神祕的大自然作有效的鬭爭，創造現代的科學文明了。我們小時讀過的那些古香古色的書，長大來實在還未能了了，而科學的嚴重性，已由於當前冷酷的現實，使我們都有一個澈底的覺醒；但是，時代錯誤的我們，對此已是無能爲力了，我們看到人家的進步，僅能表示無用的焦急與惆悵，祇有把無限的希望，寄托在



千百萬如日初昇如花初開的小弟弟身上，我們祇有抱着對自己懺悔對民族贖罪的惴惴，救救我們的下一代！再也不能坐視天真活躍，聰明有為的孩子們，沿着我們所走過的舊路，誤入的迷途，再走一遍了；兒童是一張潔淨的白紙，全要看繪畫者的手法，將把他們畫成什麼東西，人家是適應着他們的素材，畫成陸上的生龍活虎，天空的飛鷹，海底的潛蛟；而我們過去那些拙劣的畫家，却把我們畫成了祇會號呼，不能跳躍，祇會叫苦，不能奮鬪的懶蝦蟆！

在血火中成長的小弟弟們！我知道，你們是不甘心再做一隻懶蝦蟆了，你們一樣是生龍活虎，飛鷹，潛蛟的材料。七年來的耳濡目染，你們對於智識的渴求，實在太殷切了。我常見你們直了微弱的腿股，勉強忍着酸痛，站在各書店的櫃窗前，伸出小手，圓睜着小小的慧眼，企圖尋找到一本適當的讀物；但當我發覺你們遍覓不得，十分失望的神情，或偶被發現，揭開幾頁，又因字跡模糊，內容腐腐，憤憤地擱置時，不能不使我代你們向出版界呼籲，一方面我自己也當盡一點個人所能盡的微勞。

我希望一般科學家文藝家能夠多編這一類的讀物，其內容的分配，材料的選取，當然是準對兒童所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為惟一的標準的；不過，在寫作技術上，我希望大家盡量做到饒有趣味，新穎確實，使兒童樂此不疲的程度。自然，富於想像力的兒童，不能缺少文藝的甘露，來陶冶他們的身心，我更希望具有此項寫作才能的作家，有計劃地寫成各種有趣的童話，小說和戲劇。這纔是兒童最需要的禮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707B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初版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副

產

品詩，散文，  
雜文 一册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31057 海報紙)

著 者 王 平 陵

發 行 人 李 宣 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刷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25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登記證字第八〇五號



冊數
售價 0.20

25  
1599577